

1928年

第

卷

第

1

期





# 布尔塞维克

第二卷 上册

(第一期至第六期)



### 影印者說明

“布爾塞維克”，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創刊，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該刊是在國民黨極端恐怖的反動統治下出版的。爲了避免敵人的檢查，封面曾以“中央半月刊”、“新時代國語教科書”、“中國文化史”等等爲書名。

“布爾塞維克”影印本共五卷，第一卷二十八期。第二卷十一期，第三卷第四卷各六期。第五卷一期。最後一期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影印本的發行範圍限於預約者。

人民出版社影印 新華書店發行

本冊定價十一元

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印刷

印數：1—612冊



R  
576.8205  
353

# 克维塞尔布

期 一 第 卷 二 第

(期 九 十 二)

版 出 日 一 月 一 十 年 八 二 九 一



# 新青年社啟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社」、「響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廉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甯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運命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斯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兩冊）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 布爾塞維克第二卷第一期（二十九期）目次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宣言	立三
現在革命形勢的分析與前途	立三
要求堅決切實的奮鬥	忠發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和森
口號的轉變	少奇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運動概況	登賢
上海郵務罷工的經過與教訓	貧秋
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的辛亥革命紀念	和森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布哈林
國民黨進攻工人階級之新花樣	覺哉
魍魎精怪錄（續）	綺園



#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宣言

——給全世界的工人們！ 一切工人農人們！

一切被壓迫殖民地的民衆們！

資本主義國家的陸海軍的兵士水手們！——同志們！

勞動弟兄們！

全世界各民族各種族的革命勞動者的代表，共產國際的第六次大會，在世界紅都的莫斯科向你們直訴，希望你們準備起來作反對一向矜驕無理的資本主義勢力之鬥爭。

世界之主的資本，以最殘酷的方式掠奪工人的勞動力，吞吸工人的血汗，把無產階級當成一副資本主義的機器，在生產過程中殘踏無產者奴隸，把科學之奇妙發現來造他們的金牛，引用曠古未有之錯雜宏大的機械，造成無數的失業者流浪於街頭，而給他們以石塊來代替麵包，資本現在正衝入於反抗勞動階級的正義與自由之鬥爭中。資本把勞動者的生活程度壓到水平線下，而舉起白色恐怖的血刀，在世界和平的假笑的蔭蔽之下，準備新的世界大戰。

帝國主義重新把戰爭問題記入備忘錄中。列強間及其財政資本家的黨徒間，競爭的日益尖銳。對殖民地的壓迫更甚的殘酷，想封鎖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企圖愈加決心。

大自由神是在美國國門前昂首向天，而美國却伸其鐵掌於新興國家與大陸以及屬於勁敵英國之屬地。很牢固的把金銀來築成寶庫，現在更滲進前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血肉和恐怖之美國資本主義，正想把墨西哥共和國壓制下來，正在武裝的征伐尼加拉瓦，正在把軍艦停泊在中國的碼頭。美國資本主義以其貸款的金鎖鍊，把許多歐洲的國家與南美洲的國家，一齊串鎖起來，而且只要這些國家稍爲表示違反牠的聖神意志的時候，牠會不遲疑的要叫牠們舉踵搖尾像狗一樣。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宣言





沿太平洋海岸，在中國無限的境土中，美國資本主義與盜竊的，驕傲的，狡猾的，騙詐的及以武裝襲取中國土地的膠濟之日本帝國主義，非常衝突。日本帝國主義，對不願降伏於恐怖的野蠻朝代之下的中國人民，以作戰式的施以屠殺。許多中國的工農手工業者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呻吟，牠極端的虐待中國民衆而且準備與美國作一場惡鬥，同時抽出一息的時間來憤恨的向蘇聯進攻。

這種形成一般帝國主義國家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敵意，現在活躍着而且正在發展，不只敵人陣營內的狂叫亂號，拔刀怒視，破壞的行動亦在各處進行，他們固然是來威嚇勞動者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家，而逼其向之俯首。

雖然資本主義列強間存在有矛盾與傾軋，雖然他們相互有深仇夙恨，以英國爲首，牠們總是要準備進攻蘇聯的。他們彼此都同心合意的準備戰爭。牠們照着計劃儘可能的準備戰爭。每一點鐘都在充分的準備戰爭。許多列強，從強盛的美國到可憐的歐洲國家中之殘破無用的奧地利，都以財政的包圍蘇聯，英國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形成反蘇聯之外交軍事的同盟，皮爾沙士基的共和國——（西班牙——譯者註）不斷的仇恨的脅迫，波羅的海沿岸各國與羅馬尼亞的當道者之殆已完全公開的破壞，日本帝國主義之深刻的仇恨——所有這些事件警告了一切誠實的勞動者，因爲全世界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都看見他們的祖國，蘇聯、被勒絞在資本家與大地主的手中，傾流出勞動階級子孫的熱血。

「文明」的強盜，走狗類的軍官，祕密外交的騙子，銀行與托辣斯的大腹賈，他們在中國作罪惡的戰爭，用砲彈向中國城市轟擊，佔據中國的土地，搶劫中國人民的財物，屠殺其最活動的子孫，又各自準備進攻，又組織反蘇聯的共同動作，海陸空都佈滿他們的武裝爪牙，他們利用科學作最野蠻殘酷無人道的戰爭，施用毒瓦斯以致勞動者民衆於生死不得，他們一方面却以「猴子案」——（美國某校教師授生物學，以人由猴子進化而成，當地教會訴之法律，該教師卒被撤職——譯者註）來反對十九世紀大科學家達爾文的學說，他們更公布防禁「危險觀念」的法律，以



電椅謀殺薩柯及樊賽提（意大利僑美工人，以盜案被美國法庭誣殺——譯者註），如此殘酷的行爲，使得無數的民衆，都呻吟咀咒，欲得之而甘心，文明的強盜驅遣着學者的及非學者式的走狗，痛哭流涕於布爾塞維克的野蠻而高唱自己的「愛護和平」之至意。

人類史中之假慈悲的，偽善的，欺騙的事件再莫有如近代「和平」帝國主義之意識形態那樣明顯的了，以最罪惡的，最野蠻的，最反革命的，最破壞的形式進行其向外侵略的政策，這亦是以前所未有的。軍事的競爭日益嚴厲，而在「和平」的高調下，「非戰條約」的生產下，會議的討論的組織下，精密的計劃與「和平」的陳議下，帝國主義之正式的及非正式的代理人都賣着十二分的氣力。

凡爾賽之產物，前十年中之最無恥的強盜條約所造成之「國際聯盟」，高唱裁減軍備以掩護其盟員之武裝準備事項。蘇聯已經曝露了他們的把戲：他們的裝模做樣是再不能遮掩的了，愛護和平的朋友們是從沒有想到裁減軍備的。外交的喜劇變成一幕大有風趣的滑稽演唱了。和平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宣言

的面具撕得粉碎，帝國主義醜惡的鬼像出現於全世界上。

「國際聯盟」是第一等反革命機關，但是也與美國不相和好的。結果，金圓帝國主義經過牠代理人的口，把牠自己的「條約」記在備忘錄中。佔有最新式的機械，最大的財源與最精巧的軍備之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必定要發揮牠的法律的高見，而大罵戰爭是非法的。日本并非武裝侵略中國，祇是要「保護牠自己的利益」。美國并非軍事干涉尼加拉瓦，祇是要「維持秩序」。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都不是爲作戰的，祇是要保護「文明」。

帝國主義政策的執行者，他們想把平和條約的顏色與平和詞調的麻醉來遮掩帝國主義的貪慾與侵略的野心，同時盡可能的把勞動者桎梏起來，斬斷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背骨，削弱蘇聯共和國的地域。這時期的標誌是恐怖與腐敗，無情的掠奪勞動者，勞動者領袖的墮落，勞動者羣衆組織強大的時候外來的聯合戰線的進攻，對勞動者陣營的離間政策，對共產黨增加壓迫等。英，美，法，日之鎮壓的波流與意大利巴爾幹之恐怖的與中國之屠殺的殘忍波



流相會合。資產階級「文明」的血斧不停的揮砍。帝國主義的兇手不動情的不眨眼的進行他們的屠殺，雖然他們也內在的感到千萬戰士之報仇的呼聲要震碎他們的寶座。

在這時期，空氣中是充滿着彈藥味，資本主義的傾軋達到頂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更加厲害，無數殖民地奴隸已經起來，嶄新的勞動者軍隊以擁護解放運動的塞墨蘇聯而赴敵，這時期叛逆的第二國際之社會民主黨及其阿姆斯特丹的機關以及國際勞動同盟重新走上前頭。

從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目前勞動者非常必需的要實現自己的階級獨立，而且要認清自己的利益極端的與資本家的資本家國家的利益相反。無產階級的反攻是對資本主義之凶暴的攻擊，勞動力的非人的壓榨，失業，解散勞動階級組織的政策，法西斯蒂的恐怖等之必要的答覆。而且在這時期，社會民主黨的說教者已經無恥的背叛了階級鬥爭的一切律例，把無產階級光榮的歷史投入污泥，反而宣傳階級協調，「產業和平」與「經濟民主主義」。好個在托辣斯資本主義的鐵蹄下的和平主義與民主

主義！經濟上的「產業和平」與政治上同資產階級妥協都是叛逆的社會民主黨的聰明。

從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目前勞動者非常必需的要曝露資產階級的每個戰事行動，要使羣衆注意戰爭的危險，而且要高聲的警告他們。這時社會民主黨的政客建造起裝甲巡洋艦，像煞萬惡軍律的開創人，匍匐於軍國主義之前，活動的「促進」資本主義的武裝，恭頌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的德政，大罵蘇聯，表揚殘殺薩柯樊賽提的兇手之誣蔑判決書，和平至此，不值一錢。他們盡力的洗刷彌縫帝國主義的武裝準備而同時反咬蘇聯一口，說牠是帝國主義。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四年的英雄，已經投降了帝國主義的將軍們了。在他們加入資產階級陣營而參與撲滅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的作戰時，他們已經伸手出去接收工作的報酬了。

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產業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勞動階級的聯合應當比以前加緊起來。而在這問題上，社會民主黨是站在剝削者方面，帝國主義者方面，帝國



主義的強盜國家及其代理人方面。法國軍隊以大砲轟擊里夫及敘利亞的城市鄉村，而法國的社會黨人以為這是政府正當的行動。麥克唐納爾的政府公開的壓迫印度同埃及。在印度的工黨黨員現在接受英國資產階級的直接教訓。關於中國問題，一切的社會民主黨都贊助他們的政府，當其羣衆的壓迫緊逼的時候，不得已作一點冠冕堂皇的批評。第二國際在國民黨作革命鬥爭的時代，不加以援助，而在牠成爲帝國主義的工具與中國勞動階級的劊子手之後，却在不律塞會議上公開的與之握手言歡。關於殖民地問題，不律塞會議的決議案，簡直是抄寫國際聯盟的文件。

社會民主黨，簡直是離開產業國家的工人與殖民地勞苦羣衆的主力。

最後，在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立場上，勞動階級的統一更是必需的事件。反強固組織的敵人的鬥爭，反強大的托辣斯的鬥爭，反保護財政資本的富人政治之利益的資本主義政權的鬥爭，勞動者陣營之擴大的統一是一必要的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宣言

。但是社會民主黨剛好在現刻依照其主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教訓，破壞勞動者的陣營！社會民主黨及改良主義的工聯之領袖們，這統一資產階級與其托辣斯的先鋒，聯合產業和平及政治妥協與銀行及證券交易所之代表人的聖徒，他們鞠躬盡瘁的從勞動階級組織中趕走共產黨人及一切的革命無產者。他們劈開工聯，他們搗毀遊戲組織，他們污辱無產階級自由思想者的陣營。他們爲資產階級的統一而戰，他們更嚴厲的作破壞勞動階級統一的鬥爭。

共產國際直訴於一切的工人勞苦羣衆之前，希望在反對階級敵人之掠奪與壓迫的鬥爭中，要把自己的陣營立穩，要爲全勞動階級的統一而戰，要爲工農的聯合而戰，要爲勞動者與殖民地被壓迫民衆之同盟而戰。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決議一國際綱領。自從革命的勞動階級運動以來，勞動階級手中執着一冊綱領，每一行都是各國有組織的勞動者與全地球各種族各民族之規律，這還是第一次。這綱領并不是一篇和平的屈伏於資



產階級之前的文章，也不是一篇與資產階級無恥妥協的文章。這篇綱領更不是與資產階級作法利賽的退化與叛逆之聯合的宣言，這種聯合有甚麼呢，不過把無產階級的陣營拋棄給敵人，拋棄，叛逆，脫逃！這篇綱領在反壓迫者的鬥爭中，在無產階級羣衆的鬥爭中，在天涯，地角，園林，工場，礦山，鐵道，城市，鄉村。無論何處，只要有階級鬥爭發動的地方，白色，黃色，黑色的勞苦者的鬥爭中，牠都成爲無數的被壓迫者被掠奪者之指導的明星。

牠是統一勞動階級與同資產階級作殊死戰的綱領。牠是必然的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

共產國際直訴於勞苦羣衆之前，希望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勞動階級專政這三個口號之下緊密的團結起來。資本主義世界竭精盡力的再使自己高踞於爲資本主義之龐大的奴役的機械所掠奪的勞動者之背上。在吡喝之鞭子裂斷之下，資本主義從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來已現崩潰之象了。資本主義在牠自己的矛盾之衝擊下開始閉閉。牠的以其無限大的主力蹈其歷史命運於無限

大的災難之漩渦中，牠這臨死的一息要燒燃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各個，都恐怕自己歷史命運的終了，但是終竟爲歷史命運所玩弄；資本主義的各個，不能決心解放戰爭的羣狗，但一切的作爲剛好斬斷了鎖鍊，解放了殺戮；帝國主義的各個，總想以協調與和平的謊語欺騙人人，但是同時把手指搬着機柄，把世界驅入於新恐怖的災難領域。

共產國際直訴於勞苦羣衆之前，希望自己起來防衛。現在，一天一天的，戰士的陣營要立刻建立起來，勞苦羣衆一定要向前動員，勞動階級之忠實弟兄要加入資本主義的海陸軍中，準備在帝國主義者下令彼此互擊之一點鐘，倒戈向帝國主義者射擊，牠是帝國主義戰爭中最善的槍塚。

帝國主義者禽獸之矇矓的眼睛，只能看見歷史的過去，不能望見幕後的將來。牠以爲從橫渡大西洋的吸血鬼，美國，那裏弄來一點金質的藥酒，注射一下，就可以延長生命了。但是無產階級的嚴肅的眼光，感到資本主義合理化的一切光榮與「產業和平」的一切責任，都落到自己



的肩頭，明白的看見任何處都堆積着無限的資本主義矛盾的，加緊着嚴重迅速的階級鬥爭的形勢。英國的總同盟罷工，維也納的叛亂，德國的罷工，法德的選舉結果，關於裝甲巡洋艦問題之德國工人對社會民主黨的新叛逆之反對，南美之迅速生長的騷擾，中國工農羣衆之英勇的鬥爭，印度之革命火山已經在冒烟的將至之雷鳴，黑人的自覺之長成，以及其他無數的標誌，牠們不是顯明歷史的提防正在挖掘嗎？

共產國際直訴於一切勞苦羣衆，特別是產業勞動者之前，希望得寸進寸的不捨的鬥爭，攻擊資本主義的防護者，攻擊資本主義無情的掠奪，攻擊虐待無產階級的行動，攻擊帝國主義的政策，攻擊帝國主義的戰爭。共產國際直訴於一切勞動者，一切被壓迫民衆之前，希望努力於擁護犧牲不少革命殉難者之中國革命。共產國際直訴於一切忠實的無產者之前，希望組成護防蘇俄的鐵城，以警衛

帝國主義者的來攻。共產國際更希望加緊的防範和平者的欺騙與謠言，同時更要克服牠們。共產國際更希望以無情的鬥爭攻擊無產階級的敵人，完全與資產階級不妥協而嚴固的統一自己的陣線。

打倒與資產階級聯合的社會民主黨！

擁護無產階級的統一陣線！

打倒社會帝國主義

贊助殖民地鬥爭的兄弟們！

打倒和平主義者的欺騙！

實行無產階級革命！

蘇聯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萬歲！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於莫斯科

（民治譯）



## 現在革命形勢的分析與前途

立三

(一)

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着農民兵士貧民羣衆，爲徹底完成革命，爲創立真正民主的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次英勇的廣州暴動，震驚了全世界帝國主義，威嚇了國內一切反革命勢力，都團結一致的向革命勢力進攻，企圖完全撲滅革命。英國帝國主義勾結桂系軍閥，對廣東更進一步的侵略——以借款千萬取得廣九粵漢接軌與黃埔商埠抵押的祕密協定；日本帝國主義，對滿蒙與山東的積極政策，固然是在互相諒解的條件之下進行，即對於中國利益，完全不同的美國亦有一種默契。同時國民黨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汪精衛派的投降，代表封建勢力的西山會議派和桂系的妥協而重行擁戴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登台。可見當時反動勢力，都爲壓迫革命起見，暫時放棄根本不能調和的矛盾而謀得相當的妥協。這使當時組織尚未鞏固隊伍尚未整齊的革命勢力，遇了這

樣強大的敵人進攻而遭受莫大的失敗，尤其是城市，因爲殘酷的白色恐怖而有暫時崩潰的現象。雖然當時各地農民暴動轉到更普遍更深入的階段，但仍不夠挽救整個革命失敗的危機。所以廣州暴動，雖然開始了革命更深入的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但在革命形勢上，却變成革命失敗的退兵時的一戰。

(二)

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是根本不能調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幾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都已恢復到第一次戰前水平線左右——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更是遠超大戰以前。要維持生產的繼續上漲，只有擴大市場擴大殖民地。因此搶奪市場和殖民地的鬥爭，已經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間，不可解決的矛盾。『地大物博』的中國當然是各帝國主義在遠東競爭馳騁的場所。尤其是殖民地最少的日本，只有侵佔中國，是保障他的資



本主義的穩定的發展的暫時的惟一的出路。所以日本每每利用時機來企圖實行他的獨佔中國野心。在各帝國主義關係於廣州暴動的中國革命羣衆的威力而互謀調協以鎮壓革命的時候，遂又造成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的機會。因此積極出兵山東，故意造成濟南事變以爲他的侵掠政策的藉口，企圖完成獨佔北中國的局面。這種獨佔的企圖，當然與在中國無甚勢力範圍，而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美國政策根本相衝突；同時對於英國在長江的利益也有莫大的威嚇，於是三大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因利害的衝突又開始分道鏖揚互相暗鬥了。

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峯，財政資本的統治已佔優勢，已成爲世界帝國主義之王，其對外的侵掠，主要在移殖資本。中國資產階級如果得勢，必須大借外債來發展工業，廣大的中國，便將由良好的商品市場漸變爲良好的資本市場。美帝國主義便可經過中國資產階級的中介來剝削中國的勞苦羣衆。所以美國政策，極力拉攏中國資產階級，首先承認南京政府，贊成關稅自主等，給日本的

積極政策以莫大的打擊。這並不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特殊的仁愛，而是站在他的利益的立場，另一方式的積極侵掠的政策。英國在戰後，因受日美及殖民地工業發展的壓迫，商品的市場已日見縮小，美國資本幫助德國工業的復興，更給他以莫大的打擊，國內工業日趨於衰落，投資利潤的收入，將有不能彌補他的海關入超之勢。所以他對殖民地政策，必須極力保障他的既得的特權，尤其需要限制殖民地工業的發展。因此他對中國根本政策，是完全與日本相同，而極不利美國政策的實現，不過日本獨佔北中國的政策，勢將伸入長江這也是他所引爲莫大的危害的。所以英國極力幫助他的工具桂系在南京則極力壓迫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派，在北方則打擊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張宗昌。這就是英日美三大帝國主義明爭暗鬥的現在的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的政策，當然使中國羣衆亦無可忍受，因此消沉很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又開始復興起來，尤其是當時豪紳資產階級的可恥的投降政策，更激起羣



衆的憤怒，不只是工人階級就是小資產階級亦開始對反動的統治不滿。排貨運動，重行復起。一般學生羣衆，更加積極起來，批評或反抗現在統治的刊物不斷的發行。

尤其是工人羣衆，又出工廠到街上向帝國主義與統治階級示威了（指上海五卅六三）。經濟鬥爭，頓呈活躍的現象，從五卅紀念到現在已經爆發了不只一百次的經濟鬥爭。同時農民鬥爭，仍在繼續不斷的發展，兵士羣衆也在繼續的革命化。所以濟南慘案後，革命運動又表現復興的形勢。

革命運動的復興，當然是豪紳資產階級任何一派都認爲是根本的危險而企圖澈底消滅，不過因爲他們相互的利益衝突和根據於他們階級觀點的不同，對於消滅革命的政策也就互異。這就是濟案後豪紳資產階級的各派內部的矛盾，又開始爆發的根本原因。地主豪紳階級主張繼續以更反動的政策，完全撲滅革命。所以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堅持完全不要工農運動，蔡元培並提議停止青年運動。同時要維持對農民殘酷的剝削，而主張分區割據的局

面，反對政權的統一與集中（爲李石曾的分治合作）要防止革命思想的發展而主張恢復祀孔，維持舊有道德風化。

至於提出國民會議，不過嫌國民黨中央還不能純粹爲地主階級所獨佔，想藉國民會議來造成地主階級的十足的政權。後來「二次清黨」的主張，也是同一出發點。資產階級則認得清楚，知道這一更反動的政策，不單是不能消滅革命，並且要逼起更廣大的羣衆都走上革命的道路，造成革命勢力更廣大的基礎，促起革命更快的爆發，並且這一革命必然要直接走到危害他的存在。所以堅決反對地主階級的政策，主張以改良主義的面目來欺騙羣衆，恢復國民黨在羣衆中已失的信任，分裂革命勢力，緩和革命運動，穩定國民黨的統治。所以蔣介石打到北京以後，馬上召集裁兵，裁厘，財政三大會議，同時對外進行修約運動。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中，更主張恢復民衆運動，實行裁兵，裁厘，關稅自主等，同時利用革命評論派與第三黨來做他的工具，極力在羣衆中宣傳這些改良的口號與理論來欺騙羣衆抓取羣衆，以阻止羣衆的革命化。這都是



資產階級想用改良政策來根本消滅革命的把戲。要實現他的這一政策，必然要一個比較統一和集中的政權。所以蔣介石派堅決主張取消政治分會統一軍政民政財政等，當然與地主豪紳階級的主張完全衝突，所以五中會議當取消政分會成爲兩派鬥爭的中心問題。

### (三)

五中會議中，豪紳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派都在各顯神通來奪取反革命的領導權。起先是資產階級派大舉進攻。但是虎頭蛇尾，結果完全向豪紳地主階級屈服。這不僅是蔣系目前的實力準備沒有充分同時就是表現現在中國經濟基礎，還是地主階級作極大優勢，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是異常薄弱。充分證明中國祇有革命與反革命的道路，改良的道路很少可能。資產階級的口頭上的改良政策，只有一時欺騙羣衆的反革命的作用，想以改良的方法來實現全國經濟的根本改革是極少可能。資產階級屈服以後，國民政府已經完全到了地主階級的手裏。現在五院的組織，除了蔣介石一個空名的政府主席外

### 現在革命形勢的分析與前途

，幾乎全部都代表地主階級的桂系與西山會議派，以後國民政府當然要完全執行地主階級的政策。資產階級的改良政策，當然很難在政府中起作用。對帝國主義必毫不客氣的投降，桂系出名的與帝國主義結成聯合戰線的政策，必然成爲以後外交的指南針；李濟琛在廣東奴顏婢膝歡迎港督盛舉，必然要在南京重演幾番。掛羊頭賣狗肉的資產階級的口頭反帝政策所謂修改不平等條約，都要完全拋棄了。這樣當然要更加激起羣衆的憤激。對內所謂民衆團體，將都會因阻礙建設的罪名而施以更殘酷的壓迫；或者是繆斌先生的「振興工業」的工會，「發展農業」的農會的實現。對工人更是殘酷的剝削，對農民尤其要加倍的摧殘。黃紹雄的廣東的「剃頭政策」與古應芬的民團政策，定會成爲國民政府首要的新政。苛捐雜稅的壓榨，更是餘事。這樣必然要使廣大貧苦羣衆更陷於求生不得的地位。很明顯的廣大羣衆到了求生不得的地位，決不能安穩的過去，必然更快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暫時的屈服，決不是甘心的投降。尤其



是看見地主階級的政策，定要逼成革命的危險。必然極力設法奪取反革命的領導權，以防止革命。因此資產階級目前的策略：第一是加緊實力的準備與利用地主階級內部各派的衝突的縱橫排合的政策來取得政權。第二，繼續加緊以改良的口號來抓取羣衆，以免羣衆走上革命的道路，走向共產黨的周圍。同時極力宣傳反對桂系，一方面可以在反桂系的戰爭中取得羣衆的擁護，另一方面使羣衆僅反對桂系和西山會議派而不反對整個的國民黨，使他們將來登台後，仍可欺騙一時。這樣固然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奪取反革命領導的戰爭將不可避免的爆發，而使反動統治更加動搖崩潰。同時資產階級的欺騙政策的確有使一部份比較落後的羣衆受其愚惑的危險。所以這次地主賣辦階級取得反革命領導權的勝利，的確是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的象徵，然而資產階級欺騙政策的危險也就同時加重。揭破資產階級的欺騙，領導羣衆走上革命的道路，使廣大羣衆團結在革命口號之下：這是目前每一個革命者最主要的任務。

#### (四)

現在資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僅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並且僅僅是口號）而不提出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企业（銀行工廠等）與不還外債等口號，並且主張要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很明顯的是民族的改良主義，這一改良主義，只是延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與統治，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主要的是經濟的侵掠，如果僅只取消政治上的特權，而不消滅他的經濟勢力，中國本國的經濟仍然是沒有發展的可能，仍不能脫離殖民地的地位，結果仍使廣大的羣衆亦陷於更深的窮困。資產階級反對地主階級，僅提出減租二五與孫中山的田賦政策的平均地權的口號（並且僅僅是口號），而反對沒收土地歸農民，很明顯的是一種改良主義。這一改良主義，很明顯的只是延長封建制度的壽命。因為中國現在殘餘封建制度完全建築在地主階級的基礎上，地主階級不消滅，封建制度的殘餘決不能肅清，中國的經濟決不能有根本的變革，因此廣大羣衆決不能脫離半奴隸的地位。



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改良政策，與帝國主義只有加緊對國外市場的剝削才能維持經濟恐慌的危險（財政資本統治佔優勢的美國是比較不同）的客觀條件，絕對相矛盾，而難得到帝國主義的恩惠而實現。「減租二五」與「田賦政策」的改良主義，與中國中小地主佔優勢，和貨幣關係發展，中小地主日趨於崩潰，只有加緊剝削農民才能維持他們的壽命的客觀條件，絕對相矛盾，也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中國只有廣大勞苦羣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以革命的手段起來澈底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的統治，

挖掘他們的基礎，才能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資產階級的改良口號只能欺騙羣衆，分裂革命勢力，和緩革命，加重廣大羣衆的痛苦，幫助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統治的繼續，所以充分證明完全只有反革命的作用，而沒有一絲一毫革命的意義。因此只有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企圖，堅決揭破資產階級改良政策的欺騙，才能堅定羣衆革命的意識，才能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才能領導革命澈底的完成。



## 要求堅決的切實的奮鬥

忠發

——致黨內黨外的同志們

(一)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了幾次大的挫折。許多的革命分子隨之而動搖或消極。革命的挫折是從來革命史上常有的事。俄羅斯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兩革命巨潮之間，曾有十來年之反動期。革命分子的動搖消極，更是革命挫折中難免之事。這都不足為怪，也不足為憂。只要革命的基本隊伍能夠好好地運用失敗中的寶貴教訓，整頓自己的陣勢，堅決地前進，最後的勝利，終要迅速地來到。

中國革命為什麼遭受幾次的挫折呢？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很強，地主階級的軍事力量也非常雄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的關係又非常密切。一方面革命的先鋒——無產階級的政黨自己犯着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等等的錯誤。革命的羣衆雖然漸漸地廣

泛地興起，然而組織的力量還沒有十分強大，又走錯了政治的路線。反革命的力量雖然漸漸動搖，然而其根深蒂固，並不是一擊就可完全崩潰的。因此，革命隨着資產階級的叛變及豪紳地主的反攻而大挫連挫。封建軍閥依然割據稱雄，帝國主義也武裝進攻佔領內地城市，反革命的統治一時籠罩了全中國。

革命者之動搖，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中國的產業還沒有大發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在革命的初期還佔着重要的地位。甚至無產階級的政黨，其指導機關也充滿着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社會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甚至影響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使許多站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者不自覺的回復了本性，依舊小資產階級化了。他們是「風吹兩邊倒」的「牆上之草」，經濟的地位注定了他們的八字。革命的形勢稍有不好，



他們便準備着投降敵人了。至於僅僅怠工，消極，對於堅決的政策而懷疑等等，自然還是比較好的分子。

革命者如果沒有堅決的明確的政治路線，他是十分容易動搖的。同時，他如果沒有適應當時情勢的工作方式，他也會因為工作上沒有出路而致消極。革命分子之有消極觀念，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沒有許多次失敗的爭鬥，如何會有最後一次的成功呢？我們只有根據失敗中的經驗，更正確地工作，開闢未來的新局面啊！帝國主義等敵人的勢力既然還很強大，我們便要正確地估量他，不要輕敵，我們自然不怕他厲害。共產黨在政治上過去既有幾種不正確的傾向，我們便要堅決地糾正那些傾向，使他更布爾塞維克化。小資產階級分子既然容易動搖，我們以後便要堅決地健強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對於無產階級的政策，要肅清小資產階級的壞影響至於絲毫不留。趕出一切動搖猶豫的分子，嚴整革命的基本隊伍之陣容。消極觀念既然產生於工作上沒有出路，我們便要取消舊時機主義的盲動主義的

### 要求堅決的切實的奮鬥

命令主義的各種工作方式，把革命的領導者和羣衆深切地結合起來。

### (二)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凡是反對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不論他表面上怎樣高唱打倒帝國主義，怎樣反對南京政府，反對新舊軍閥，他總是反革命，因為他實際上是替帝國主義，南京政府，新舊軍閥那些猛獸阻止獵人的前進呢。

現在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像煞有介事地大呼着，『完成民主革命』（陳公博施存統李達等），而指共產黨的新政策為超過時代（譚平山鄧演達等），他們說中國革命還沒有到社會革命，還沒有到無產階級革命，共產黨獨舉起紅旗是太早了。他們的話，真是說得好聽，可是這些話的作用，完全是反革命，絲毫的革命意義都沒有。人人看見當革命鬥爭危急之際，遍中國都是叛徒，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永遠向着帝國主義軍閥一切反動力量臨陣放。而現在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其虛偽的革命論，便首先要



這些過激黨毀滅，用些美麗的言辭如「超過時代」之類來輕蔑毀謗。總司令的白色恐怖，還不及他們反革命的力量大呢！

不過我們自己若是把革命的性質看做社會革命，也是不對的。現在革命的任務，在於推翻帝國主義與消滅封建階級，其內容為澈底的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政權，沒收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取消其一切特權等等，這是毫無有超過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土地革命不過是從地主束縛之下解放無數的農村小資本家——農民，民族革命不過是從帝國主義宰制之下解放本國資產階級，何曾有絲毫社會革命的意義呢？唯其如此，所以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政權，此刻還不能採取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

要點是不要把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任務混淆起來。

革命的任務雖然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可是革命動力久已不是資產階級了，而是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只是由其任務而決定，不是由其動力而決

定的。資產階級的宣傳家抓住「完成民主革命」來反對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藉此以取消革命，他們真不知何等滿意自己的新武器了！但是，只要我們把這一要點指示給數萬萬的民衆，他們的狐狸尾巴能不被人們看出麼？

(三)

中國革命是必然勝利的，而且很快的便要獲得勝利的。現在中國的反動統治要想有一個時期的穩定局面，是不可能的。未來的革命大潮，正在醞釀之中。但是，同志們！縱使有好的革命環境，也不容有過分的估量的。

革命的大潮，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只能從羣衆的爭鬥中產生出來，只能從革命者的工作中產生出來呢！我們的程途是非常遙遠，我們的工程是非常浩大，我們不能想着一旦成功，我們不能想着一手成功，我們只有組織無數萬羣衆於共產黨紅旗的周圍，一步一步地前進。首先要完成的任務，便是推翻地主階級及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一切英勇的鬥士們！頭也不同地向前衝去吧！但是，不要忘記把千百萬的困苦民衆領着同在一塊啊！

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



#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和 森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推動中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階段，民族資產階級公開背叛革命，與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結成反革命聯合戰線，以反對工農的革命勢力；這一巨大的變動，顯然是革命動力和革命階段的變動。

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是一個舊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新問題。因為這一問題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生長以前擺在我們的前面，但在理論上從未獲得正確的解決，所以這一問題是舊的；同時在最近三年偉大的革命時期中，革命進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動力和革命階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變動，所以在這樣歷史的事變之後提出這一問題，人們自然要感覺是新的。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呢，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或已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根本問題將決定今後革命之一切戰術與策略：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資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過去三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國的革命運動（如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及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模型。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性：（一）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二）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三）無產階級還未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這類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在資本主義進到帝國主義的前期。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經過長期的和平發展，工業資本與財政資本完全混合，達到他的最後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從這個時期起，「民主共和」的口號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已沒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國家都已成爲資產階級的專政（表面上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憲）；同時無產階級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隨着資本主義而有偉大的發展和集中，成爲偉大的組織的獨立的政治勢力。所以擺在先進國



無產階級前面的歷史任務已不是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而是直接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在資本主義落後國——農奴或半農奴制的封建專制國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任務。可是這一任務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所能完成。縱然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需要推翻封建制度，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然而因為財政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混合，資產階級已與地主階級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所以這些國度的資產階級之革命性是很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他不僅不能做革命的領導階級，反之只有無產階級聯合佔人口優勢的民權主義的及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反對這種不徹底的動搖妥協以至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才能使民主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所以資本落後國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前世紀資本先進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歷史的任務上是一致的，而在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一、這一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第二、農民在這一革命中佔重要地位，超過於以前任何資

產階級革命中所佔的地位；第三、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只有在工農聯合而反對不徹底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不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勝利，即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權主義獨裁制；第五、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不僅是徹底肅清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障礙（封建制度農奴制度等）而必然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這一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歷史模型，就是俄國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 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權革命的區別是很顯明的，因為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是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他的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與農民平分政權。在資本主義落後國，無產階級不能超過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的道路，去達社會主義革命，不能把民權革命看為是資產階級的事而把這一最低度黨綱（爭民主共和）從最高度黨綱（爭社會主義）排除出去。無產階級只



有堅決的與農民聯合引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在民權革命完全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民權革命的完全勝利，不外就是工農民主獨裁制。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民主的狄克推多無條件的僅僅是社會主義者過渡的暫時的任務，但在民權革命的階段中不認識此任務，簡直是反動。」

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聯，是俄國革命中主要的爭論問題。最初是民粹派與馬克斯派的爭論：民粹派整個的理論是否認資本主義，否認產業工人階級的地位，否認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政治自由；他們認農奴制度的殘餘——農村公社為俄國可以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基礎，他們認反封建制度和農奴制的農民運動，直接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在馬克斯派看來，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權主義的運動；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如其他各國一樣，沒有超過的例外；同時也不能超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民粹派這種反動的理論，客觀上是迴避土地革命和民權革命，而欲維持俄國於舊有的土

地制度和封建秩序之上的。

此後多數派與經濟派，以至少數派的爭論也是以這個問題為中心。經濟派企圖把俄國無產階級限制於經濟鬥爭的狹隘範圍，把政治鬥爭事業完全奉送給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少數派雖然承認參加政治鬥爭之必要，可是認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為民權革命的主人，忽視農民的地位，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因此在俄國革命中，完全形成兩個不同的戰術和策略的路線：多數派的路線是：

「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民權革命到底，使農民羣衆加入自己方面來，一面用力打破專制政府的抵抗，一面使不堅決的資產階級癱瘓化。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革命，使人口中一切半無產階級成分加入自己方面來，一面用力摧毀資產階級的抵抗，一面使不堅決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癱瘓化。」（見列寧：兩個策略）

少數派的路線完全是與自由主義大資產階級聯盟，把無產階級當做大資產階級的尾巴，以為無產階級在這一革命中的目的不過是政治的自由。少數派以為民權革命的



主人是大資產階級，以爲民權革命的勝利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所以他們反對工農民權獨裁制，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這一革命政府。

孟塞維克主義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截然劃分爲兩個不相聯繫的階段，以爲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勝利之後，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下經過一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等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成熟時再舉行社會革命。所以孟塞維克主義絕對不「夢想」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

布爾塞維克就不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肯定的說：「鄉村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富農）間的階級抵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預先就要暴露他，說明他，並準備他的爭鬥的基礎。……沒收土地給誰呢？我們不抹煞此問題，不發平均分配或「社會主義」等誓約，我們但說：我們還要爭鬥，從新爭鬥，同着那些同盟者到新的戰場上去爭鬥：在那裏，我們將無條件的同着鄉村無產階級和一切工人階級去反對農民資產階級。實際上，在徭役或農奴式

的大財產佔優勢的地方，在大的社會主義生產和國有的物質條件還沒具有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移交於農民小私有階級，在民權革命完全勝利，和大資本歸工人社會有的條件下，那時候我們就要開始轉變——在我們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和組織力的限度內——開始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要不斷革命。我們不會停在半路上。……我們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幹民權革命，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容易儘可能的迅速走到新而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運動的態度）

「……人們知道除了經過民權主義，經過政治自由，沒有向社會主義的其他道路。所以要努力完全澈底實現民權主義以達到最終目的——社會主義。民權主義的爭鬥與社會主義的爭鬥難道是同一的條件嗎？所以工人在這種與那種的鬥爭中將不停的有各種不同的聯盟者。在民權主義的爭鬥，工人將同着一部份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的爭鬥，工人將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同豪紳地主爭鬥，可以而且應當同着全體農民，



中農以至於富農。同資產階級以及富農爭鬥，那就只能希望與鄉村無產階級共同行動。」（見列寧：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地主階級和封建專制。聯合鄉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農民資產階級在內。」這是布爾塞維克在俄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證明這一路線之正確。

### 中國革命是不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中國的國際地位是與俄國完全不同的。然而中國革命，按照他客觀的意義，無條件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因為國際地位的不同，這一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是反對地主階級，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而且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形成爲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這些客觀任務無非是要求在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半農奴制的壓迫之下解放出資產階級的中國，而掃除其一切發展的障礙。

###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佔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農民處於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半農奴制（佃田制）的剝削壓迫之下，處於不可支持的農業恐慌和普遍的貧窮化之下。封建殘餘，在全中國還佔很重要的地位。農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稅，土地農有，反對豪紳地主，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要求農民政權，農民武裝，統一賦稅，統一中國，凡此等等都是徹底的民權主義的要求。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過說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國更加重要。聯共反對派以爲中國資本主義受共管海關的壓迫，在城市中不能發展因而轉向鄉村發展，中國農村業已資本主義化，封建殘餘已不佔重要地位，所以現在中國土地革命已超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性質。這完全是一種無根據的分析之錯誤結論。

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革命將成爲殖民地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模型。越往東方，資產階級越卑鄙，他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也越快。在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叛變之



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無疑的只有在聯合農民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才能澈底勝利。然而這不是說前一時期——反帝國主義的全國聯合戰線時期——聯合一部份資產階級的策略是錯誤的。因為那時民族資產階級還有革命作用，還是拿着武器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與他暫時共同爭鬥是必要的。托羅斯基派，機械的利用俄國革命經驗，以為中國機會主義的錯誤由於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策略。實際是不對的，他們忘記中國國際地位與俄國之不同，忘記前一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與俄國的有不同——無論後來怎樣叛變和反革命。

我們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首先在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不正確的觀點：（一）認「資產階級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認「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國民革命成功後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二）認「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

力」，「幼穉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三）忽視農民，偏向於「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四）以為「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正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這些認識，顯然是對於革命動力的估量不正確，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忽視農民的重要，而偏向於與資產階級聯盟，根本不知道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工農民權獨裁，而認革命勝利一定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根本沒有革命轉變的觀念，以為國民革命成功後，要經過一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才有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總括一句，這是「二次革命論」，中國原始的孟塞維克傾向。

「二次革命論」之後，又發現「一次革命論」：以為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就是「一次革命」直達社會主義，



以爲「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的勝利終竟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論」不僅混淆中國革命的性質，要有落到托羅斯基不斷革命論的錯誤，不僅混淆無產階級政黨最低度黨綱（工農民權獨裁的）與最高度黨綱（無產階級專政的）的任務，而且要使從民權革命到社會革命的「轉變」成爲沒有意義，必致使無產階級政黨忽視此轉變的條件與準備，所以「一次革命論」也是不正確的。

### 資產階級叛變後革命性質沒有變化嗎？

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後，中國革命有什麼特殊現象呢？有：

- (一) 土地革命深入；
- (二) 開始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 (三) 工農革命聯盟對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反革命聯盟。

以上現象是證明革命階段的深入和革命動力的轉變，

###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而不是革命任務和性質的轉變。只有革命任務改變了，革命性質才會改變。革命的客觀任務——如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的兩個主要任務：現在不僅沒有完成和消失，反而因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妥協，而愈益加重了這些客觀任務的需要與意義。縱然在資產階級叛變後，於上述兩大主要的客觀任務外，還要加上更堅決的反對領導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新任務。然這一新任務的意義，並不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代表而應反對，乃因民族資產階級變成爲帝國主義的工具地主階級的同盟，出賣革命變成爲反對民權革命的反革命之領導者而應反對的。所以這一新任務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並不會毀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客觀上反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不一定就是社會革命，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就只有反對資產階級才能進行才能勝利。這本是列寧主義關於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原則，並不是中國革命的創例。

土地革命不是社會革命嗎？土地革命在前世紀的資



產階級革命中也曾實行過。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中樞，他的性質澈頭澈尾是民權主義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在馬克斯派，農民運動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民權主義的運動。他在俄國也如在其他各國一樣，按照他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他必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伴行的衛星。他並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基本制度，反對商業經濟，反對資本。他所反對的是農奴制的殘餘，鄉村中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以及反對爲一切農奴制殘餘之主要抵柱的地主的壟斷土地。所以農民運動的完全勝利不是廢除資本主義，反之，但是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更廣大的基礎，純全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暴動的完全勝利只能創造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牆基，在這牆基下就完全顯然的要發展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按照他的客觀意義，農民暴動的完全勝利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勝利是澈底消滅一切農奴制的殘餘，但完全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

消滅劃分階級——富人與貧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何以近時農民運動是資產階級民權運動？因爲他消滅豪紳地主政權，創造民權制度的社會，這民權社會並沒廢除資產階級的基礎，沒有消滅資本的統治。然則自覺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近時農民運動應當怎樣呢？應當維持此運動，以最好的努力幫助農民，澈底幫助他們推翻整個的豪紳地主的政權。但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還不夠。推翻這政權，應當同時準備消滅資本的政權，資產階級的政權，爲要做到這個，便應立即宣傳社會主義的完全，換過說，宣傳馬克斯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的教訓，組織鄉村無產階級來與農民的資產階級及全俄的資產階級爭鬥……」（以上見列寧論「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可見中國農民的土地革命是澈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當土地革命深入，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要背叛此澈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時便高叫土地革命是社會革命，無恥的宣傳「中國共產黨實行社會革命來破壞國民革命」！



只有豪紳地主反對此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時，便把農民一切革命行動，如打破宗法的禮教風俗，女子剪髮放足等事都叫成爲「社會革命」！

然則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不是社會革命的政權形式麼？

蘇維埃是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也可以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政權形式。蘇維埃政權的真意義是什麼？對於工農羣衆本身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工農羣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真正自動手來管理國家政治，是真正平民的徹底的民權主義，是民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工農蘇維埃政權對地主資產階級一切敵人，不客氣的是所謂「暴民專制」，革命獨裁，消滅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一切復辟和反革命的可能，剝奪其一切權利與自由，保障革命的徹底勝利。所以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勝利不外就是工農民權獨裁，不外就是工農蘇維埃政權。工農平民的民權共和國，就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在民權革命的階段，蘇維埃是保證民權革命徹底勝利而容易轉變到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的方法，但決不因爲採用這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一徹底民權的政權形式，便改變了民權革命本身的性質。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後，中國革命的動力和革命的階段雖有顯明的變化，但是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 社會主義的前途及其轉變的條件

因爲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社會主義革命在國際範圍內有三個主要的方向：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如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有最高度的發展，所謂民權革命都已過去，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只是直接實行社會革命，便能迅速的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幫助其他經濟落後國；在資本主義後進國如以前的俄國或現在的日本，這些國家資本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足夠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速度是很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國與印度，農民佔最重要的地位，還有嚴重的封建殘餘，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低，不夠獨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社會主義先進國的幫助，所以這些地方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機械的想像如俄國一樣，同



時也不能像機會主義的觀點，這個中間隔了一個萬里長城。

中國革命是處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時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已有十年之久，世界資本主義不停的向前崩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國民革命，客觀上更有利於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的前途，因為在此革命中，革命的動力已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由於資產階級的叛逆更確定的建立起來，這就更見開闢了中國革命將來發展的前途——即社會主義的前途。

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不僅有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之歷史的可能，而且有歷史的必要。將來民權革命澈底勝利時，驅逐帝國主義，沒收其一切企業與銀行，必致與帝國主義作更殘酷的鬥爭，將不僅有武力的干涉而且有經濟的封鎖。在此情形之下，勾結帝國主義與革命作敵的各派資產階級對於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府，至少也會採取經濟怠工的方法，那時候勢必使工農蘇維埃政府不得不

由沒收外國一切大企業進而沒收本國資本家一切大企業，去組織指揮全國的經濟生活。另一方面從農業來說，中國農業生產力是很低弱的，當土地革命澈底勝利，可以從此開始向資本主義發展時，必然就要遇到一個極大的障礙，這障礙也就是上面所指的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聯合的干涉，或企圖用新的剝削方法，來壓制剛從半農奴制企圖解放發展的小農經濟，使之處於不利地位（如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到那時候，一定迫使最大多數的農民（自然富農除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更加集中力量去戰勝中國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障礙呢？彼時所能得到的答覆一定是趕快準備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即消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代以有組織的在國有城市大工業統率之下的農村集體經濟。到了這樣轉變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了。

所以中國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就必不可免的要開始社會主義的轉變。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



埃政權，便要成爲這一轉變的起重機，也就是這一轉變的基本條件。至於這一轉變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完成，這一轉變將要採取怎樣的態度，這些問題只有將來的爭鬥和階級力量的對比才能決定，換過說即只有城市無產階級的和鄉村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的自覺力、團結力與組織力才能決定。

這裏還有一問題：是不是有和平轉變的可能？在純粹理論方面，當然不排除這一問題的提出，可是在實際方面決不應預先存此和平轉變的幻想。在將來不僅因爲有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殘酷抵抗的遠景擺在我們前面，而且因爲中國的富農（鄉村資產階級）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資本，田租，高利貸三種剝削資格）是不可輕視的。在有利於全體農民的民權革命階段中，富農多少還可參加鬥爭，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澈底深入而要開始轉變的時候，這一鄉村資產階級說不定將成爲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之破壞革命的劇烈工具。只有經常的保持與發展鄉村無產階級（雇工）及貧農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權

，只有不停的提高與發展鄉村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與獨立的組織，最後，只有無產階級能鞏固在整個民權革命及工農蘇維埃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才能保證將來革命轉變的順利與勝利。一九一八年，蘇俄勝利的無產階級很容易的鎮壓富農反革命的暴動，驅逐代表鄉村資產階級的左翼社會革命黨於蘇維埃政權之外，就是這種革命順利的轉變之模範。爲什麼有這樣順利的轉變呢？因爲無產階級在蘇維埃政府中，在軍隊中，在城市與鄉村的一切組織勢力中，都保持絕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平素就監視這種暫時的爭鬥同盟者如敵人，所以不難在反動開始的時候就解決了他們。

### 資產階級曲解中國革命的企圖

孫中山用三民主義口號來引誘勞動羣衆參加革命，他仿效俄國民粹派的把戲，利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來遮蓋其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之本性。他所代表的要求，分明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却要裝做害怕資本主義，其實他所害怕的只是隨着革命而必然發展的階級鬥爭，和將來



的社會主義革命。他怎樣「預防」此社會革命呢？於是他大言不慚的宣布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資本主義社會政策，就是社會主義，他的國民黨式的革命就是社會革命。他要中國革命在他的掌握中一次革完，他要騙取勞動羣衆相信他有包辦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魔力。這種曲解中國革命性質的騙術，在革命運動還未深入，階級分化還不顯明的時期是可以蒙蔽一般勞苦羣衆的。

五卅後革命高潮發展到極度時，胡漢民在莫斯科表示要求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表示不滿於國民黨之小資產階級立場而要求爲國民黨建立社會主義的政綱，尤其在他回國時，特別「努力」於反對考茨基。可是這些無恥的「口頭左派」——（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等都是）到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深入到土地革命階級時，他們反革命的策略便是：宣布C P企圖社會革命破壞國民革命。在分共時期，他們確是利用這一反革命的宣傳政策成就了他們萬惡的反革命事業。

民族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不到一年，他的

反革命真相完全暴露，他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完全破產，於是民族資產階級所謂「左派」學者政客，曾經叛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以及共產黨的叛徒陳公博譚平山施存統等他們或用什麼國民黨左派名義，或用什麼中華革命黨或第三黨名義出來反對「共產黨的超時代的政策」，反對農民暴動，反對工農蘇維埃政權，擡出反革命化的三民主義國民黨臭招牌來塗飾他們自以爲已有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非資本主義前途」的金坳，他們續演孫中山的騙術，或是否認資級階級的存在，或是曲解什麼民生主義即是非資本主義，或是把中國革命分成爲民主革命社會革命兩個階段，而由這階段到那階段的道路，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及提倡國家資本，獎勵私人社會資本的道路！由此他們的共同結論是：中國革命與西方不同，所以馬克斯與孫中山的革命方法不同，一主階級鬥爭一主階級調和，但目的是相同的，因爲都是要達到非資本主義前途；然而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斯的方法——階級鬥爭以至武裝暴動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來破壞中國



國民革命，所以國民革命一定只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反對這超越時代的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才能完成……。

這些資產階級的叛徒，學者，政客對於中國革命的曲解，他們目的與作用不僅在遮蓋民族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各派的反革命，主要是在民族資產階級要徹底叛逆中國國民革命，利用這些曲解來貫徹其破壞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中國徹底革命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人絲毫不忽視這些曲解的反革命作用，應在全國羣衆之前揭破這反革命和假革命的鬼臉。

這裏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圖表擺在羣衆前面：徹底代表中國革命利益的無產階級共產黨，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徹底勝利就是以蘇維埃為政權形式的工農民權獨裁制的徹底勝利，這徹底勝利只有無產階級領導及聯合農民更堅決的反對反革命的組織者民族資產階級，準備全國的武裝暴動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和帝國的統治才能完成。

。徹底反革命的各派民族資產階級以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徹底消滅只有聯合帝國主義豪紳地主更堅決的鎮壓工農革

###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命勢力反對第三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共產黨而成功資產階級領導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獨裁制。自覺的工人農民，你們看誰是徹底革命的主張，誰是徹底反革命的主張？

施存統等自以為「民權革命」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新發明，他們因此號召「一切民主勢力集中」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店東房主資本家之下，與同他們蔣總司令對峙的桂系封建勢力來拚命，他們更裝做很革命的腔調說：現在反動的封建勢力統治一切，必須一切民主勢力集中起來結成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打破現在的反動統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

你們這些叛徒，你們是主張民權革命的麼？民權革命進到深入的階段——土地革命——你們就叛變了！你們是主張民權革命的麼？共產黨一提出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口號——武裝暴動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工農蘇維埃民權獨裁制——你們就大嚷：「共產黨實行超時代的政策」，「共產黨企圖社會革命，破壞國民革命」！你們是贊成民權革命的麼？民權革命進到這樣深入階段，階級分化



這樣的尖銳，很顯然的一切革命的鬥爭。就是階級鬥爭；可是你們不是否認階級鬥爭，便是否認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用不着階級鬥爭來「削弱」民主勢力的集中！你們贊成民權革命麼？中國民權革命只有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及國際無產階級幫助之下，聯合農民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才能進行；你們完全相反，你們是要爲已經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持假革命的招牌，欺騙民主革命勢力，「集中」於你們資產階級旗幟之下，聯合帝國主義與地主階級來消滅中國民權革命！誰反對農民暴動沒收地主土地，誰反對工農蘇維埃政權 誰隱蔽民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中的主要作用而單止揭出封建勢力的反動來做號召，誰便是真正反民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走狗。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叛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那能有今日這樣的猖獗？沒有你們這些無恥的學者，政客，變節者的出賣革命，曲解革命以迴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作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那能向前進行到今日？

你們這些無恥的革命的賣淫婦，當民權革命發達到最高點（土地革命）的時候，你們發抖，你們動搖，你們叛變，當革命因爲你們的叛變而暫時失敗的時候，你們又高談「民權革命」，「民主共和」，「自由」，「民權」，「反封建勢力」，「一切民主勢力集中起來」，「工農小資聯盟」，「非資本前途」……你們要用這些高調和空談，一面遮蓋你們過去反叛革命的罪惡，同時替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持革命的假招牌，使不自覺的羣衆認你們的主人和你們自己還是「民主革命的」，企圖從精神上來麻痺中國革命動力。可是你們這種企圖終於逃不出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燈塔，這一燈塔首先就要暴露你們反民權革命的眞面目！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勞苦羣衆之前，高聲的肯定中國革命有社會主義的前途。他的最高任務就是爭得此前途之儘可能的迅速的實現；同時他堅決的反對誤解或曲解中國革命現在階段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他始終一致的認定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之至



低限度的黨綱，誰要拋棄或超過此至低限度黨綱的任務，誰便是反革命。

中國共產黨明顯的告訴全國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農民反對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到底，成功工農蘇維埃民權獨裁制；以這工農蘇維埃政權爲出發點，聯合鄉村無產階級和人口中一切半無產階級的成分反對不徹底的富農，使革命迅速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明白告訴全國革命分子，只有在工農聯合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條件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才能澈底勝利；在此勝利下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國，就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一切民權革命的鬥爭，就是尖銳的階級鬥爭，現在所謂「一切民主勢力集中」主要的除了「工農聯合」外，簡直沒有意義。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決不要誤聽革命叛徒施存統等的誘惑，以爲還可與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或其接近的羽翼聯合。

中國共產黨不怕第三黨譚平山等譏笑他是「孤立」是

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

「單獨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有三萬萬以上的農民革命的同盟軍，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後援。譚平山這些害怕孤單的賣淫婦只有到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中去找她們的姘夫。有鞏固的工農革命的聯盟存在，終於要打碎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事業，即澈底成功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

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客觀上更創造了有利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和社會主義前途之可能，但中國共產黨決不誇張他的領導權之建立，而絲毫忽略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種種欺騙民衆的假革命的企圖或民族改良主義的企圖，與這種企圖作長期的艱苦的奮鬥，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秒不忘的任務。

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統治的猖獗，千百萬羣衆處於極端的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使完成民權革命的要求在客觀上愈加緊迫。但中國馬克斯列寧主義者決不如那些動搖叛變過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樣，只是於革命失敗後空談或幻想「自由呵」「民權呵」



「共和呵」……以表示自己還是「民主革命派」，如施存統譚平山這輩人，恰好只能證明他們是無常的變節者。

真正的馬克斯列甫主義的革命家，在革命暫時失敗後，只有愈益堅決的深入到確定的革命階級中去，去做最艱苦的工作，準備革命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用這些艱苦卓絕的羣衆工作去代替小資產階級「民權派」之虛偽的口頭禪。他們只是口頭上喚民權革命，「民主勢力集中」，共產黨人却是要在艱苦的工作中取得工農羣衆的大多數。無產階級是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實行者，他決不與任何小資產階級民權派同化，他只有繼續不停的同小資產階級民權派的動搖，不徹底，空談，幻想，以至叛變的一切奮鬥才能引導此民權革命到底。

中國共產黨以全力幫助農民運動，以至暴動沒收地主土地。中國共產黨不因此運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去幫助她。而是因爲此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中樞，是徹底民權主義性質的故幫助她。叛徒陳公博輩說中國C.P.自知中國產業工人過少，不足奪取政權，故違反馬克

斯唯物主義而求助於流氓土匪的農民運動，中國C.P.決不害怕這些物觀論的「高等」叛徒的誣蔑，而停止他對於民主主義的農民運動之幫助。可是中國C.P.對於農運的任務不僅是幫助而且是領導。中國C.P.決不沉溺於小資產階級的農運中而失其獨立性。決不由農民意識來動搖或影響自己的領導，而是要以自己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去矯正農運中種種弱點和缺點。只有小資產階級民權派才會把農運看做是完滿無缺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己不是指導農民而是追隨農民。中國共產黨不是這樣的，他知道中國農運中還有種種大的缺點——如平產主義，無政府傾向，盲動傾向等，須要矯正，客觀上才觀上都還含有資產階級的影響須要解除。中國C.P.并不誇張他對於農運的領導、鄉村資產階級還有侵佔與危害這種領導的可能。些，都愈增加中國C.P.羣衆工作之艱苦的任务。

中國革命固然有社會主義前途，因民族資產階級之叛變，愈益增加這一前途之可能與必然，可是若說這一前途現成的擺在前面，這簡直是騙子。真正馬克斯列寧主義



者，決不像叛徒彘子們的施存統輩一樣，以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是現成的擺在前面，沒有什麼轉變中的任務，也沒有什麼障礙還須努力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將不客氣的反對黨內黨外這一類非資本前途的油腔滑調，而認真在

此首激民權革命的鬥爭中準備此種轉變勝利的條件；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將不停的反對黨內黨外一切類似陳公博「物觀論」的機會主義，以為民權革命後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成熟經濟的先決條件，再來實行社會革命。



## 口號的轉變

少奇

「口號是某種職任或目的之簡明的標語。」在羣衆一切爭鬥中，口號的作用極大，他是包括爭鬥中一切羣衆的要求和需要，他是要使羣衆的精神特別振作特別一致發生強有力的羣衆行動。因此口號性質的轉變及口號的變換，是要依爭鬥實際形勢的轉變來決定。如果爭鬥的形勢已經改變，口號不如時的隨之而改變，羣衆即沒有一致的目標，將使爭鬥不能繼續前進，無力而至於潰散。不論是包括全國革命職任的口號是如此，即在每一個工廠或鄉村中小爭鬥的口號亦是如此。

我們每每因不能明確觀察當時爭鬥的形勢轉變來轉變我們的口號發生了許多錯誤，大之如民族資產階級叛逆後代表我們許多錯誤政策的口號，小之如各工廠及農村許多或左或右的錯誤，都是我們沒有懂得口號的應用，依爭鬥的形勢來洽如其時的轉變或早或遲的發動爭鬥。脫離羣衆或使爭鬥紊亂，無力而潰散。

當我們規定口號的時候，應該很謹慎的研究各方面的形勢，很明確的觀察羣衆的要求和需要及當時羣衆的職任，來規定各種口號。絕不可單憑我們腦子裏的想象隨便規定出來實際上不能代表羣衆真正心理的要求。甚至與羣衆的要求相左。這樣的口號在羣衆中是無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號召羣衆的。

我們對於實際情形的觀察應該經常採取許多真實的材料，切實到羣衆中去瞭解各部份羣衆的生活與情緒，絕不可單憑某一部羣衆一時特殊的表示及幾個領袖一時氣憤與悲觀的報告，就認定全部羣衆的要求和情緒是如此，而規定或轉變我們的口號。過去我們許多錯誤的原因，大半是因為對於實際情形的觀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確。

口號的性質有宣傳的口號，鼓動的口號，行動的口號最後就變成指令。凡具有這些步驟的口號總是代表一個比較長久時期的戰術上的職任，例如「沒收土地！」「工



農兵蘇維埃政權！」「打倒帝國主義！」等。又如在某個工廠中的「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八小時工作」等。這些口號從普遍的宣傳解釋使羣衆對於這些口號的瞭解接受，造成實行這些口號的堅定而忠實的執行者和羣衆基礎，這些口號的性質還是宣傳的性質。到了實現這些口號的時機已經成熟，征取廣大的羣衆到這些口號之下并組織他們預備去實現這些口號，而造成實行這些口號充分的羣衆力量，這些口號的性質，就變成鼓勵口號的性質。時機已經成熟，羣衆力量的準備已經充分，運用實力，推動羣衆直接行動，去實現這些口號，這些口號已經變成了行動的口號。最後調集羣衆，分配職務，配合各種力量，直接動員於某時某日某部份人幹某幾件事，去堅決的徹底的把這些口號在實際上去執行，這些口號就變成當時的實際指令了。

一個重要的口號不知要經過多少轉變和在多少實際小爭鬥中對於羣衆的訓練與宣傳，才能變成行動的口號，使羣衆很自願的爲實現這個口號來拚命。過去我們不分清

### 口號的轉變

這些口號的性質，將宣傳鼓勵的口號與行動的口號及指令混合，如是就發生強迫羣衆命令羣衆去爭鬥，去暴動，去執行這些口號的任務。或者羣衆已經接受這些口號，已經直接行動用自己的力量在實際上執行這些口號，而我們不將這些口號變成行動的口號及指令去領導羣衆，使羣衆的爭鬥紊亂而至潰散。

在每個工廠作坊及鄉村中羣衆小的爭鬥中，口號的應用也是如此。我們開始要懂得當時革命的總的戰術與策略，要明確的瞭解工廠作坊及農民的生活與心理，要充分搜求羣衆普遍的及特殊的痛苦之所在，而按期規定這個工廠作坊及鄉村的要求大綱或行動大綱。就是將羣衆的痛苦與要求變成簡明的幾個口號在工廠及鄉村中作經常普遍的宣傳鼓勵。使羣衆漸漸在這些口號之下團結起來，活躍起來。

其次我們就要找機會來發動羣衆的爭鬥，來實現這些口號之某一部份或全部。所謂機會就是我們要用極敏銳的眼和耳去搜求一切工廠及鄉村中發生的臨時問題，如打



人罵人，開除入處罰人，以及減資加時，欠餉勒索逼債等事故，我們拿來討論分析，根據行動大綱規定對每個臨時問題的切近簡明的口號，到羣衆中宣傳鼓動。固然不能每個臨時問題都能發動羣衆爭鬥，但每個問題都有我們的宣傳鼓動就是好的。一定在羣衆最氣憤，利害關係最大最普遍的問題上會要爆發羣衆的爭鬥。我們就要善於領導這次爭鬥，正確的運用及轉變我們的口號一直使爭鬥發展下去，使羣衆的氣憤及爭鬥的情緒發揮盡致無餘。

比方工廠忽然到期欠餉不發，是個臨時問題，我們即用「大家到寫字間去！要求即刻發餉」的口號去鼓動羣衆，一到羣衆接受我們口號，我們即通知并領導工人於某時包圍寫字間，資本家的答復是否使羣衆滿意，我們觀察羣衆當時的情緒，即刻須將「包圍寫字間！」的口號變換，我們治如在答復後的十分鐘內提出新的進一步的爭鬥口號——「不發餉不作工 怠工！不發餉不走！衝進去！要資本家和我們大家一同餓！」繼續作進一步的爭鬥。如果怠工已經實現，羣衆的情緒還可以爭鬥，我們

即須更進一步提出罷工的口號作罷工的爭鬥。如某罷工已經實現即須提出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止！等口號堅持爭鬥。如果資本家用工賊軍警壓迫工人，工人氣憤高漲，即須提出打工賊！打倒軍閥國民黨！打資本家！等口號繼續爭鬥。

又如在鄉村中某豪紳欺壓農民，爲臨時問題，我們即規定「大家不答應某豪紳！大家去講理，要某某賠罪！取消壓迫農民的某種捐稅！」等口號去宣傳鼓動農民，并領導農民羣衆去講理示威，行動的結果是豪紳強硬再加侮辱或壓迫羣衆，此時，我們觀察羣衆的氣憤是高漲，即須提出進一步的口號……如大家不講理！打進去！細他遊鄉！等口號作一進步的行動。若是打進去的結果是打死了人及打毀了許多東西，此時又須轉變我們的口號，提出「要幹就幹到底！好漢做事好漢當！退縮就是死路！剷除豪紳勢力！沒收豪紳財產！窮人聯合起來打豪紳！」等口號，作更深入更廣大的行動。

領導羣衆各種行動的口號，應該是治如其時的提出，



不可過早，過早了羣衆不能接受或驚疑甚至將羣衆嚇退，（左傾幼稚病）。不可過遲，過遲了羣衆的氣勢低落潰散或羣衆自動幹起來使行動不能一致而至紊亂（機會主義），有時甚至只有十分鐘是轉變舊口號及提出新口號最好的時機。

這些行動的口號要極簡短，極明顯，極通俗，而是代表普遍羣衆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他適用的時間愈短就愈有力量。口號太多了，太長了，叫得不順口，意義不明顯，不切合羣衆的要求和心理，叫的太久而至於厭煩不引起注意了，都不適用於羣衆正在行動中的口號。

在各種小爭鬥中的口號之規定及變換，應努力使之一步一步的與當時總的戰術職任的口號——主要的政治經濟口號相接近。

在羣衆退却的行動中及時的轉變我們的口號尤其十分

必要，尤須特別慎重規定。他的目的是使羣衆不致氣餒，不致潰散，及保存羣衆的組織與精神，指示羣衆的出路，啓發下一次繼續爭鬥的情緒和決心。

在爭鬥結束時應該提示羣衆在爭鬥後的中心任務，有爭鬥後的口號引起羣衆的注意力集中於完成這些中心任務，并啓發繼續爭鬥的情緒，準備下一次更廣大深入的爭鬥。同時記取過去爭鬥的經驗。

在羣衆的各種小爭鬥中應該特別提高羣衆階級的意識，引起羣衆對於我們各種主要的政治經濟口號的認識，指示羣衆的最終目的，征取羣衆到我們各種主要的政治經濟口號之下來。這就是說：宣傳的口號與行動的口號及羣衆目前的要求應該分開，但在羣衆的爭鬥中放棄我們各種主要政治經濟口號的宣傳，恰恰相反，在羣衆的爭鬥中應該加緊宣傳我們政治經濟的一時不能達到的各種口號去征取羣衆。

一九二八，十，五。



##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運動概況

登賢

從五三慘案發生以後反帝運動的復興，各地工人階級的經濟與政治鬥爭有如雨後春筍的暴發，這種鬥爭的趨勢與前途，在長期反動政治壓迫之下，在資本家劇烈的進攻，工人生活的痛苦到不可形容的情況之下，必然擴大和深入，並且更加尖銳化。同時在鬥爭中羣衆政治意識的加強與階級覺悟益加明顯，對於國民黨和反動工會，羣衆也有深刻的認識與不滿；最落後的北方羣衆，對國民黨殘餘的幻想，已成泡影；廣東機器工會，也被羣衆見棄與厭惡；上海七大工會下的工人日益左傾。另一方面如上海被壓迫工會聯合會、杭州工人自動聯合會，蕪湖店員工人的文化組織……，這些都可以表現羣衆對於自己工會組織要求的迫切；再則工人生活的痛苦達到最高的程度，中國工人生活以機器匠爲優，但是北方京綏鐵路工人欠薪至十八個月之多，其他更可想而知。這並不是某一個地方的特產，而是全國極普遍的現象。所以全國工人運動的前途

，在這些條件之下，完全是向前發展的局面，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是敵人進攻，也是一天一天的利害，不但是赤色工會是他的眼中釘，就是最反動的廣東總工會也有被解散的可能，當然革命運動的復興，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的開展，豪紳資產階級任何一派都認爲是根本的危險而企圖消滅，所以在這數月中向工人階級的進攻，真是無微不至！

廣東機器工會在五月（？）開大會的時候，廣東政治分會的代表出席參加，在訓詞中說：「不但是危害政府的工會要解散，假如機器工會違背政府命令亦需要解散的」，（對反動的機器工會，他們尚是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呵！這是多麼的威風，他不但說，而且澈底執行了。當政治分會宣佈取消三鐵路（粵漢，廣九，廣三）在「共產時代」鬥爭得來條件的時候，三鐵路工人與自來水兵工廠電燈局的羣衆準備起來反抗，爲恢復條件的鬥爭，但



是被李濟環政府知道，廣九與粵漢兩路被捕去十餘工人，所謂反共最力的機器工會領袖之一劉永（？）與數名工友，也被政府認為共產黨徒而槍斃了，同時每路每廠派軍隊一營去鎮壓這個鬥爭。

北京的工會，白崇禧請求閻錫山下令將一切工會解散與封閉，所謂國民黨北京市指委會的忠實同志李樂三也被認為共產黨而被通緝，雖然經各地工人階級反對和力爭卒將命令取消，但這事可表示敵人的決心與政策。天津行源紗廠工人罷工被警備司令鎗殺數名工友，廣東政治分會令馬超俊組織全省工會聯合會，原有各工會要從新登記，違背政府命令，一律封閉……這些都是地主豪紳階級主張繼續反動的政策。在所謂五中會議，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堅持反對恢復民衆運動，更是最好的證明。

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攻策略是不同了。他認識清楚，知道這一更反動的政策，不但不能鎮壓工人階級的鬥爭和消滅羣衆的組織，反而只有逼成更廣大羣衆鬥爭的爆發與組織的決心，因此他們便主張并且採取改良政策（？）

###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概況

（來欺騙羣衆，消滅羣衆的鬥爭和組織，但是他們政策所以根本不同，並不是單方面的只認清楚地主豪紳階級策略的不能起極大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互相的利益衝突和他們階級觀點與經濟背景的不同。所以對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是各異的，但是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我們在上海這個月已看得非常清楚，他們對羣衆的鬥爭在五三以前是與地主豪紳階級採取同一樣的政策，所謂爲「鞏固北伐後方」「嚴防共黨搗亂」在這反動口號之下禁止了一切羣衆各種運動。但是從濟南事變，反帝運動已復興，各地的鬥爭一天一天的熱烈，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改變政策了，更巧妙而又陰險的改良政策的欺騙，極普遍的流行與實現：「勞資仲裁」「工農商局調解」「市黨部談判」警備司令部的皇命令「先復工後磋商條件」，還有什麼工農商局的工商法規條例，工整會與市黨部的甜言蜜語：「你們的生活雖然痛苦，但是較前敵兵士好得多，你們是革命的，應該知道前敵兵士較你們更苦，還要打仗，衝鋒拚命，現在夾衣也沒有得穿，他們也爲着革命的利益能夠容忍下去，你們



在後方應該有這種的精神，你們的糾紛，是不應該的。提出這種條件更不對，你們知道在現在正是共黨到處煽動罷工擾亂治安，你們不要受他欺騙，假使你們激烈就會被共黨利用去了，」噯！多麼甜蜜而又動聽的高調呵！這種的高明就連妓女與嫖客密語的時候也沒有這樣熨貼與週到！他們對付上海工人階級由米業鬥爭至最近的郵務罷工，不下一百餘次的鬥爭，都是用這樣的手段，現在又更花樣翻新，什麼「工會登記」，各工會職員「照相片備案」，好像是保護勞工團體（肉麻得很），這是多麼陰險而又辣毒呵！事實上，他們壓迫和剝削工人階級，使之沒有集會結社的一切自由！一方面欺騙羣衆以為要在所謂國民黨政府之下得着「合法」才能組織工會，別方面準備屠殺與易於緝拿工人階級的領袖。最近又利用七大工會的領袖的計劃來組織上海特別市總工會，十月十七日報載九大工會代表進京（拜見皇帝），他們知道工整會在羣衆中失了欺騙的作用，成爲不動的僵屍，所以要另找別個工具了，這是常有的事實。你不看見過去的工統工整會嗎

？名稱數月而幾易，什麼緣故？爲要想換到能做欺騙工人的組織的目的。同時他們知道單純欺騙還是不夠，應要軟硬兼施，欺騙不下的時候，用武力壓迫來補助，因此更需要與帝國主義的巡捕房勾結，所以在每次鬥爭中欺騙不下的時候，便有封閉工會，通緝工人的領袖與代表等（如估衣業工會，熟貨業工會），拘捕被壓迫工會聯合會，——一幕一幕的表演出來了。同時更巧妙的拿工人階級的鬥爭來造成他們自己升官發財的機會，與利用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來敲資本家的竹槓，如過去五百零七萬出賣英美烟工廠工人，一百二十萬出賣絲廠工人，三萬元出賣碼頭工人，五千元出賣熟貨業工人，五千元出賣華成工人，一千元出賣九廠工人，一百元出賣振泰工人，又吞沒幾百萬的救國基金（日貨罰款），（按救國基金係預備救濟失業工人的，現在被他們分贓了！）并且收買工賊走狗流氓來破壞羣衆的鬥爭。

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馮玉祥，對於河南工人階級也仿效這一政策，他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者，同時受過美國耶穌



假道德所謂「人道，慈善，博愛」的洗禮。他一方面屠殺衝鋒紗廠的數百鬥爭的工人，但是別方面派出許多工賊流氓警察來組織工會，同時在鄭州還辦一個外面修飾得極漂亮且大而裏面便連椅也沒有一把，成年不見過一人進去的工人俱樂部，並且還辦什麼工人學校，每日每人一定要上四小時課，不去扣罰一元工資，六十餘歲的老人亦要強迫他去念書，讀什麼三民主義啦，講什麼革命哲學啦，自然是應要為馮總司令犧牲嘍。

總之，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改良政策是堅決運用的，因為他的經濟背景有可能性，尤其在所謂工商業者，如在某一個工廠工人罷工如果羣衆是非常團結，沒有壓迫下去的可能，他就不能不答復工人要求的條件了。

固然為着生產起見而有時被工人屈服，但是他的經濟基礎在客觀上逼他是如此。但是改良主義是不是在中國可以實行呢？那就不可能了，實行改良主義的條件，必須是

一、有統一的及穩定的政權；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動概況

二、在經濟上政治上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

三、產業與經濟有相當的安定與發展。

但是這三個條件，現在全沒有半點的希望，有的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幻想，國民黨的政權現在不但不能統一，尤其是在攻下北京與所謂「五中」會議以後，表現尤為清楚，而且各派軍閥的衝突只有向前發展，準備廝殺與奪取反革命領導權的戰爭。各派軍閥要準備這一戰爭的力量，必要籌大批餉械，所以苛捐雜稅只有增無減，這幾個月各地反捐稅運動（如汕頭運輸稅，廣州業捐，蕪湖長沙上海……）可見一斑。經濟必然日益破壞，短期善後公債票五千萬已發行，中央銀行籌備着無限制不兌現的鈔票不久又在江蘇與各地紛飛。同時交通梗塞，原料缺乏，工廠的倒閉日有所聞。帝國主義者洋貨的輸入與原料的運出較前增多，中國的工商業者可以抵抗嗎？關稅操縱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國民黨說明年實行關稅自主，看着吧，不平等條約國民黨現在已經毫無遲疑的承認「修改」了，使帝國主義在中國延長不平等條約，政治上經濟上只有加增



侵略與剝削。中國的資產階級他的經濟能力薄弱到這樣可憐，他們要使國貨能與洋貨抵抗，一定要增加生產力，減少勞動的酬薪，因此對於工人階級只有增加更嚴厲的剝削，絕對不放鬆半點，現在各地的資本家大批開除工人另雇以較低工資的，並且多數是代以女工與童工，目前女工與童工天天增加，這是明顯的事實，所以他們的改良政策，只能做其欺騙的假面具罷了。

雖然中國資產階級他沒有實行改良主義的可能，但是他要消滅革命尤其是工人階級的鬭爭，必需採取改良主義的宣傳而緩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同時現在資產階級為拚命去奪取反革命的領導權，更不能不積極採取這一政策，反動的國民黨所謂五中會議的結晶是資產階級被豪紳地主階級所屈服（保留不取消政治分會，陳公博出洋，于右任滾蛋，革命評論停刊），當然資產階級這種屈服，是因為沒有充分的力量，不願意馬上暴發解決桂系的戰爭，現在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政權完全受桂系與西山會議派的統治，因此，一方面地主階級的桂系，必然更加以壓迫革命運動

與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攻，別方面資產階級被其屈服，當然更積極的充分準備力量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所以資產階級他要積極準備推翻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奪取反革命領導權的鬭爭，必然採用改良政策的宣傳，企圖獲得一部份羣衆力量，藉以攻擊桂系的政府，現在我們很明顯看出他們目前極力利用七大工會的領袖組織什麼上海特別市總工會的把戲，是企圖利用這個新的工具來欺騙羣衆的組織，固然一方面他要使羣衆對他信仰，別方面要能攻擊桂系，必然不似所謂「合法」的宣傳這樣簡單，將來一定可以拿更好聽的話，「國民黨是好的」在上層用改良宣傳來欺騙羣衆，更進一步深入羣衆來用羣衆替他們爭取反革命的領導權。不信你還看最近的所謂全國商民臨時代表大會，在其三商會的歡迎會上，馮少山的歡迎詞：「……每日到案數十起，收得請求免除苛捐雜稅，幾千篇一律之文章，最近五中開會，上海商業團體赴京請願，各方書面表示，亦無不以免除苛捐雜稅為言，可知苛捐雜稅已為全國國民最所痛苦，西人有言，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凡有租稅必



須預徵商民同意，方能徵收也。……如果我商人能於院中爭得議席，舉員參加，預聞立法，蹇蹇諤諤，率以商人之福利，爲其發言之根本，如有一人之事，違反商人意見者，則由商人團體，用罷免權以免之，複決權以複決之，創制權以創制之，既經商人代表之討論之表決，當不致形苛細，如今日之甚，爲我商人所難容。」「商人欲解除痛苦，自身亦不能不有力量，集全國二千商會，編練數百萬商團，商人力量之不可侮者一，集全國商會之金錢，籌辦一商民銀行，商人力量之不可侮者二，有此兩種力量，商人欲解除痛苦，易如反掌。」從上面這些話，可見其肺腑，這次大會的意義是：（一）要團結全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二）攻擊桂系的政府，（三）推翻豪紳地主階級爭反革命領導權的鬥爭的準備。他要實現這一個任務，所以改良政策的宣傳欺騙與利用羣衆必然堅決的運用與執行，同時更積極找新的工具來運用武器。現在七大工會的領袖與陳公博派及所謂中華革命黨（第三黨）便是資產階級的傳聲機，純粹的清一色代表資產階級思想和言論

###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動概況

，什麼「恢復民權運動」「開國民會議」這一類的口號，無非是想來欺騙羣衆的宣傳。還有更利害的欺騙。

上海七大工會，他們在反動的國民黨改修中美條約簽字的時候，發出宣言表示同情和擁護，完全接受了資產階級投降帝國主義的政策，對所謂五中會議更上呈文請求什麼規定保護勞工法則，並恭祝軍閥會議的成功。在「駁潘序倫工廠分配盈餘的意見」一文，尤其明顯對於工廠法草案不根本反對，只是對於紅利的問題毫無疑義承認了社會局的工廠法合於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完全賣階級的言論，且不講他，單說他對於紅利問題意見是怎樣呢？只是「爭分配」，但是紅利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他就沒有說了。我們知道紅利完全是資本家利用來增加對工人勞動的剝削，例如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但是聰明的資本家他便向工人說，你們每天做夠十二小時，將來剩餘利潤可以拿出若干成來分給你們，這種紅利，是不是能夠超過多做這二小時工作的工資呢？不會的，沒有這種便宜。還有在不規定工作時間之範圍，要工人拚命增加生產的力



量。工人平時在工作時間以外，多少還可以安閒的，但是被資本家利用紅利的欺騙剝削，工人就要拚命去替他增加生產了，甚至連飯也不能食，這是我們可以看得見的，資本家他要增加生產，爲什麼不在規定工作時間外，增加夜工呢？因爲他知道開夜工所給的工資比所謂紅利更多，同時夜工的消耗更不經濟，所以在這兩個問題看得清清楚楚，資本家完全利用紅利來增加其剝削與收入，再退一步說，資本家每年剩餘利潤，工人知道嗎？工人要知道，除非是要監督工廠，但這在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完全是幻想。所以七大工會他不提出增加工資的口號，只爭紅利的分配，真正爲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如此嗎？不！他完全替資本家來宣傳做剝削工人的工具罷了。再則最近郵務工人罷工，被七大工會的領袖出賣了，他們在六大工會援助郵務罷工會議中，商務職工會委員提出，要郵務工人先復工，他們担保交涉條件，待政府仲裁，社會局調解，但是郵務代表起來反對時，他說，「此會是我們援助你們的會議，你們不能發言的，」這是完全與工整會同一

政策，同時在宣言說郵務罷工未先徵得他們同意，所以不能行動，這是欺騙工人階級的宣傳，還有在郵務復工時，六大工會的宣言更顯然的看出他們是與工整會分不開的東西。同時在這次郵務工人復工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是工整會，國民黨，七大工會的把戲，這天大會，郵務工人到會只得三四百人，爲什麼有二千餘人呢？有的他並不是郵務工人呢！郵務不郵務有什麼分別？他們先預備一切了，什麼提案，與二千「所謂郵務工人」，都由他們帶到會場，同時還有武裝的監視，因此，復工與條件的決議案通過了，這是郵務工人的意見嗎？只是賣階級領袖與反動國民黨的把戲呵！七大工會的領袖真不愧爲第二國際改良主義者的忠實信徒，資產階級的唯一工具。

從上面這些事實的表現，工人階級目前的出路只有：  
一、加強與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組織——赤色工會，反對國民黨御用的招牌工會及其工具——走狗，警察，流氓……一切賣階級組織的工會，工會是由工人自己組織與管理，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監視，職員要由自己選舉出來，



反對任何人的委派，這樣才能真正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同時還要整齊自己的步伐，充實下層的組織（支部小組等），使組織更加嚴密和鞏固，庶可戰克敵人。

二、用自己的力量，力爭工會公開存在，集會結社言論罷工絕對自由，這個勝利的條件，只靠工人階級的團結，不是倚賴政治力量可以保護工會存在的幻想，尤其是沒有所謂「合法」的可能，「政治保護」與合法完全是資產階級戴這個面具來剝削壓迫欺騙無產階級的一切自由的武器，「工會登記」更是用來禁止工人組織工會的政策，我們沒有見到工會得着政治保護，只有時常看見封閉工會，更沒見過法律保護過無產階級，一切的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所以我們不懂得合法不合法，只要認識他是否為自己的利益，才不致被資產階級的所謂合法運動的欺騙。

現在工人生活的痛苦，已不可形容，要得着部分的利益和條件，只有增加工資，減少時間，改良待遇，反對任意開除工人，恢復以前一切的條件……的鬥爭，這些鬥爭勝利的決定與估量，只有運用自己的力量去實現，絕不是

#### 反革命統治下之最近職工動概況

「階級合作」「勞資調和」「工商仲裁」「社會局調解」「先復工後磋商條件」或賴倚幾個代表與工會職員……所能解決的，這些都是欺人的鬼話，自己沒有力量能夠爭得條件嗎？現在其他不說，就在反動的國民黨的社會局在半年來罷工的原因所說的一段話：「資方不履行前訂條件，條件信約，雙方締結自當遵守，今者資方每有以前訂條件，後不履行……增加工資，邇來生活費用，日益激增，勞方要求增加工資，固極正當……但得寸進尺糾紛迭起，反言之資方則斤斤於一己之利，不顧工人生活之安甯，自動加薪，千不得一」，自動加薪，不但千不得一，全國也是罕聞呢？所謂得寸進尺更是鬼話，條件都沒有履行，何能得寸進尺？要達到鬥爭的勝利只有運用自己的力量與本階級的團結，肅清資產階級的改良宣傳的餘毒，才可以打破鬥爭的障礙，同時不致被工賊領袖所出賣，郵務罷工，華洋印刷工人罷工，第九間紗廠的罷工，廣州河南機器廠工人罷工這是絕大的教訓和經驗呵！

當然工人階級要得到根本的解決與最後的出路，只有準備武裝暴動，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奪取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與沒收帝國主義在華一切財產，驅逐帝國主義。



## 上海郵務罷工的經過與教訓

貧秋

上海郵務工會有二千五百餘人的組織，包含郵務生，揀信生，郵差，苦力聽差等成分，自「四一二」國民黨背叛革命後，國民黨的御用工會工統會將郵務工會改組，命令一些妥協投降的領袖如陸京士沈天生等為執行委員，於是郵務工會變成了脫離羣衆而唯國民黨之命是聽的空招牌工會了！一年來因羣衆不滿於職員職工待遇之不公平，屢欲起來爭鬥，屢為陸沈等以國民黨的政治力量將羣衆爭鬥的情緒壓迫下去而以和平請願的方法來欺騙羣衆，一年來由工會提出條件派代表到南京交通部作四次的請願，直至九月止，絲毫沒有得到結果，羣衆爭鬥的情緒不能再過，而陸沈等亦恐衆怒之難犯，而致危及其領袖地位，於無可奈何之中決定於十月二日罷工。

### (一) 罷工的經過

罷工的行動完全是上面的執行委員會決定的，條件的提出也是由執行委員會決定的，事先並沒有經過羣衆的討

論，故罷工開始雖組織了罷工委員會一切問題由罷工委員會解決，而羣衆却命令其在「家中靜候」，如是罷工的問題變為只是罷工委員會的事，而脫離羣衆了，以一些脫離羣衆而容易妥協投降的領袖來領導罷工，我們早就看出罷工定將走到由妥協而失敗的道路！果然罷工之始，無用的領袖們看見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派大隊的巡捕，警察來把住郵政總局，封閉工會，禁止工人出入，剝脫郵差制服之時雖一時也隨羣衆憤氣填胸，但到十月三日未見國民黨的動靜，沒有派人來交涉，就開始動搖，恐怕起來了，在三日的晚上國民黨市黨部請了他們的「忠實同志」陸京士，沈天生談了一次話後，如是提出與羣衆利益不關痛癢的三個先決條件準備五日早在市黨部領導之下召集復工大會的事就預定了。

此時上海的各業工會繼續不斷的發宣言援助郵務罷工，南京北平天津開封的郵務工人亦積極的起來響應，而羣



衆的情緒始終是堅持到底的，但是投降的領袖尙在市黨部市政府威嚇，軟話之下，既拋棄了羣衆的利益，又不顧全國工人的同情，也不等先決條件的履行，反討得國民黨市黨部市政府一紙訓令竟甘心出賣了二千餘工人而於五日早九時召集復工大會了。在復工大會時羣衆多數反對復工，而領袖們却高聲喊「我們的面子已十足了，十六日沒有完滿答覆，我們在市黨部領導之下還要繼續爭鬥的」，如是二千餘沒有堅強組織的羣衆也就無可奈何的強迫忍辱的復工，轟轟烈烈的郵務罷工，只經過四日，就被領袖的出賣無條件復工了！

## (二) 國民黨與反動領袖欺騙工人的把戲

郵務工人突然的罷工，嚇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發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紛紛致電給市黨部市政府要負責立即解決，周致遠張定藩等靜默了一日，看出了工人的弱點，始則以威嚇手段勾結帝國主義給工人以打擊，同時帝國主義却以恢復「國際郵政」來迫國民黨迅速解決，派外國童子團在郵局服務來威嚇工人，如是市黨部等乃更進一步以甘

言誘惑首領，以民族的利益來蒙蔽工人的階級利益，以撤退郵務總辦劉書藩，封閉郵務員所組織之職工會來轉移羣衆爭鬥的視線，以擾亂國家交通，損失黨國威信的罪名來威逼自命爲國民黨忠實同志的妥協領袖，並授意他們的走狗商務印書工會等六工會的首領發表宣言主張郵務工人先行復工，在這些五花八門的軟硬兼施的手術中，沒有羣衆而根本動搖的郵務工會領袖乃服服貼貼的唯命是聽的出賣了工人，這些妥協的首領陸京士等本來就是國民黨的走狗同志，是工整會的宣傳部長，是假借七大工會名義替資產階級宣傳改良妥協來迷惑工人的工賊，此次罷工完全是羣衆逼來的，他們想維持其首領地位，恐懼羣衆拆穿了他們的西洋鏡，乃不得不勉爲其難的發動罷工，罷工後，他們就脫離羣衆在旅館中吃大菜吃鴉片烟，罷工的開始，他們就等着國民黨來做買賣的，他們勾結了國民黨半哄半嚇的敷衍工人復工後，乃更進一步的與國民黨一鼻孔出氣來作根本消滅工人爭鬥的工作了。

他們在復工後，一面假惺惺的舉定代表等着交通部派



員來談判條件，遲遲延延的來緩和工人的情緒，談判時再多少給工人一點不關痛癢的利益，一面更在復工後命令工人日夜加工的理清罷工時所屯積的郵件以補償郵政局在罷工中的損失，一面更利用「雙十節」的名義大事鋪張的籌備慶祝，使工人在罷工失敗中還來慶祝國民黨屠殺，壓迫，剝削工人的勝利，藉此想灌輸郵務工人對國民黨的幻想。這種奸毒的政策，固然可以一時蒙蔽工人，但在工人的痛苦不能完全解決時，工人是很快的要覺悟的！

### (三) 郵務罷工另外給工人階級的教訓

此次郵務罷工，很迅速的爲出賣工人的工賊勾結國民黨消滅下去，給上海工人階級不少的教訓。第一是羣衆沒有堅強的組織，羣衆不能行動起來是不能得到爭鬥的勝利的。第二羣衆無組織，而將指揮爭鬥的機關付托在幾個妥協動搖的領袖，而羣衆不去監督這些領袖，又加之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爭鬥是必然要失敗的。第三在反動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制下，根本就要認識國民黨決不能給工人的利益，而只能代表工人的敵人來壓

迫工人，何況郵務工人的爭鬥的對象根本就是國民黨，這不是國民黨某一個貪官污吏，國民黨下的一切任何機關都是代表國民黨壓迫工人的，只有工人堅強的團結和堅決的奮鬥精神，纔能使國民黨屈服而獲得工人的勝利。第四資產階級爲消滅工人爭鬥起見，勾結許多的工賊走狗替資產階級來宣傳改良的「福音」如把持七大工會的一些領袖們，以迷惑工人。故上海工人階級，不但要認識郵務罷工被國民黨所屈服，還要明白認識爲一班走狗工賊所賣，郵務工人和上海的工人階級應即時起來打倒這些叛賊。

### (四) 郵務工友團結起來繼續奮鬥

郵務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薪和改良待遇而爭鬥，始則被反動的領袖以和平請願的手段所騙，繼則在罷工中被反動的領袖所賣，故郵務工友只有自己全體起來打倒把持工會的工賊，堅強自己的組織，認清爭鬥的目標，堅決的奮鬥，纔能使國民黨屈服，纔能得到爭鬥的勝利。

現時資產階級利用許多工賊走狗，在宣傳上提出許多迷惑工人，口惠而實不至的改良口號，在行動上則極力引



勝工人羣衆趨於「和平」「請願」「合法」的行動，根本  
想消滅工人階級的鬥爭。這種只顧資本家的利益，只顧資  
產階級的社會秩序，忘掉了工人的利益的工賊走狗一切行  
動言語，都應由工人羣衆團結起來，將他屏除在工人階級

之外。

郵務工人罷工失敗之教訓，不但郵務工人應該深切的  
明白，對全上海的工人階級也是一個最嚴重的殷鑑！



## 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的辛亥革命紀念

和 森

反革命的統治階級及其政黨，顯然欲利用今年辛亥革命紀念日做一番大規模的宣傳，以欺騙全國民衆。他們不僅宣傳辛亥革命專業已由他們完成，中國統一業已成功，他們還要宣傳豪紳資產階級專政之必要（所謂訓政時期開始），還要在廣大民衆之前玩弄什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及黃色改良主義等欺騙的宣傳。因此我們的任務，實有乘此紀念辛亥革命的時機，向全國民衆揭破統治階級國民黨之假面具的必要。

中國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的開始，就表現出他的妥協性與不澈底性，孫中山與袁世凱妥協的結果，遂致革命受了挫折，於是怎樣繼續辛亥事業，成爲往後革命運動之主題。彼時資產階級中還有革命作用的一部份——即民族資產階級，他的本身找不出解決這一問題的鑰匙，一直到世界革命開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中國無產階級躍登政治舞臺——即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才使辛亥事業復

興起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之發展，的確確使中國革命接近了最後勝利的前途——即中國獨立統一的前途。可是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就是在這樣的重要關頭背叛革命，出賣革命，而與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結成反革命的聯合戰綫來反對農民土地革命，屠殺澈底革命的先鋒軍——無產階級及中國共產黨的戰士，以致中國革命受了現在這樣嚴重的失敗。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不配紀念辛亥革命！

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藉着國民黨做工具，更殘酷的統治現在的中國，所以辛亥革命的客觀任務——如驅逐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建立真正獨立統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國等——一個也沒有完成。所以客觀上的辛亥革命運動，仍要繼續向前發展，不僅不會中止而且也不會消沉。民族資產階級背叛了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農



因爲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現在成爲反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所以往後的辛亥革命運動與以前的區別，就在於驅逐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地主之外還要加上反對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這一任務是新的而且是根本的。只有反對民族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只有推翻國民黨統治才能建立真正獨立統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國！

往日的國民黨是各階級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叛變後的國民黨完全成爲帝國主義的新工具。現在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代理機關，這樣的賣國政府，只有日益增加中國對於國際帝國主義的隸屬性，只有日益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他所揭出的「修約」運動，就是要替帝國主義永久維持不平等條約（不過換一形式），他對於工農革命運動的摧殘，就是要替帝國主義壓滅中國的革命動力。絕對不要夢想賣國的國民政府會廢除不平等條約，只有建立工農蘇維埃政府才能真正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國民黨統治下，絕對沒有中國的獨立，只有

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下的辛亥革命紀念

在工農民主獨裁制之下才能達到中國的民族獨立與解放！

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在中國存在一天，中國便一天也不會統一。各帝國主義各自在中國爭奪市場爭奪勢力範圍，國民黨各派軍閥各自勾結一帝國主義。這便是說明如何在國民黨統治下沒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所以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才是中國統一之前提！

反革命的國民黨現在完全成爲反民權主義反政治自由的惡魔。表面用所謂三民主義來遮蓋其階級性，實際完全暴露其資產階級專政的醜態——所謂訓政時期。本來孫中山這些狡滑的資產階級革命家老早就提出什麼五權或黨權來預先限制將來的民權，提出什麼軍政訓政來預先否認民衆的政治自由。現在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正是厲行這種反民權主義反政治自由的白色恐怖政治和資產階級的專制制度。國民黨的統治就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專政，與真正的民權主義和政治自由不能兩立。以前的辛亥革命是推翻滿清的專制，往後的辛亥革命是推翻國民黨的專制。打倒豪紳資產階級的專制政治，建立工農民權獨裁制，



才能真正獲得自由！

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他們互相之間以及每一階級的各派之間，對於共同反對革命固屬一致，然決不會消滅他們互相間的利益衝突，反而只有不斷的爆發武裝戰爭。現在國民黨的各派軍閥，完全與辛亥後各派軍閥的地位沒有兩樣，都各自勾結一個帝國主義，各自企圖伸張其爪牙與勢力。他們還要利用「革命戰爭」的名義來遮掩軍閥戰爭。所以國民黨存在，便必然要繼續并擴大辛亥以後的混戰狀況，這已成爲不用解說的真理。只有變軍閥戰爭爲階級戰爭，準備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各派軍閥才能根本消滅軍閥戰爭而獲得和平。在國民黨統治下絕對不要幻想國內和平！

國民黨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自非常之需要犧牲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只須計算國民黨統治一年以來所增加捐稅之種類與額數，便可以證明國民黨統治與任何軍閥時代沒有區別。只有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府才能真正廢除一切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

國民黨的叛逆，是正當中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是正當中國革命的基本羣衆——農民爲奪取地主階級土地而猛烈參加革命的當頭，所以革命發展到這一階段，國民黨就根本變爲反對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的反革命黨。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實際就是農民革命，要求消滅封建地主階級及驅逐帝國主義，只有土地革命澈底深入與擴大，中國這一革命才能達到成功，國民黨就在這一革命深入的開始背叛了革命，出賣革命於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

所以國民黨是中國農民的死敵，也就是國民革命的死敵！資產階級背叛土地革命，客觀上更利於無產階級取得農民——即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因爲不僅是大資產階級叛變，就是自命爲「左派」的小資產階級上層（汪精衛派）也隨着完全反革命，一九二七年的歷史是鐵一般的證明，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領導者。

廣州暴動是革命對於反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回答，同時也就是革命深入到蘇維埃的階段，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革



命的深入之前發抖，同時使他覺到單是白色恐怖不能消滅革命，於是企圖採用民族改良主義來暫時和緩羣衆的革命化，尤其在濟案後，這一企圖是明顯的。他的具體形式的表露，在「軼」者如號召「修約」，在「野」者（汪精衛、陳衡公博派以及第三黨）號召「改組國民黨」「恢復民衆運動」「注重工農利益」「階級合作」以及所謂「民生主義」等等。凡此等等無非是資產階級企圖消滅革命的另一方面，並且是帝國主義進攻的工具，因為帝國主義正需要在此掩護之下來加緊其對於中國的統治。只有不停的將在廣大羣衆之前揭破此改良主義的反革命假的面具，才能打破一部份落後羣衆對於反革命政黨之幻想。

反革命的國民黨用種種方法幫助地主進攻農民幫助資本來進攻工人。他於政治的壓迫和白色恐怖的屠殺手段之外，又企圖散佈資產階級的影響於工人運動中，用黃色改良主義的邪說和口號來矇蔽工人階級意識，如「階級和平」「勞資合作」「強迫仲裁」「分紅制度」等等，這些邪說無非是資本來進攻的利器，無非是企圖在工人的血管

中注射毒氣。

三民主義曾經是辛亥革命以來的口號，現在完全變成爲反辛亥革命的旗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恰好是代表不徹底的薄弱的狡滑的中國資產階級之本性，中國資產階級是從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難產出來的，故一面與二者衝突（不徹底的革命性之來源），同時又與二者有密切的關係（徹底的反革命性之來源），所以孫中山一開始號召革命，同時即預備了反革命的理論基礎。他的民族主義原本是富強主義，與任何帝國主義可以妥協的，他的民權主義加上軍政訓政的限制，結果只是反民權的黨權主義，即資產階級專制主義，他的民生主義是反對階級鬥爭防止社會革命的，他的平均地權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孫中山三民主義在與中國共產黨及國際無產階級合作時代，提高了不少革命性，蔣派汪派整個國民黨背叛以後，就同着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爲反革命的旗幟。現在只有不停的在羣衆前面撕破這反革命旗幟，才能達到辛亥事業之最後的完成。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的高貴口號，可是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直到現在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所以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任務的最後完成只有推翻現在資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

用豪紳資產階級的黨權來取消民權，用豪紳資產階級的專制來取消民衆的政治自由。所以很明顯的證明：有國民黨便沒有民主共和。假若說「民主共和」在袁世凱以至張作霖時代爲假招牌，那麼現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更是欺騙民衆的假招牌，民主共和的真意義不是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衆專政，剝奪地主資產階級的自由而保障工農民衆的自由。所以往後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務，便是要建立工農兵以及城市貧民的蘇維埃民主共和國。打倒國民黨專制！打倒國民黨黨權！爭取民權自由！建設真正民主共和的蘇維埃中國！

當此反革命統治下紀念辛亥革命的時候，我們要向全國革命的羣衆高高的舉起我們的最低限度的政綱：

- 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 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
- 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
- 四、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
- 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 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

- 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
- 八、改良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
- 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特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這十大要求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爭取羣衆準備武裝暴動以推翻豪紳資產政府的主要口號，也就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布哈林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之報告——

## (一)近代資本主義之一般的分析與資本主義恐慌之特殊形式

### 大戰後發展之二三時期

同志們！共產國際五次大會到如今，發生了很多事

件。我們爲要更好的鑑別此時期所發生之事件，爲要更

正確的指出將來的前途，就必須考查我們方纔經過的發展

的階段，這階段，決非個別的不相聯繫的，而恰與前階段

相連。我們一般對大戰後的發展的認識，必須分爲三

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嚴厲的革命恐慌時期，尤其在歐洲各國。

這時期是革命的發展達到頂點的時期，是偌大的革命潮

流波動全歐洲的時期。此時期革命發展之達到頂點，是

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

第一時期包括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九一八

年三月芬蘭的工人革命；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的糧食暴動

(因增加米價)；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國與德國的革命

；匈亞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高麗的叛亂；

一九一九年四月巴維也拉蘇維埃政府之設立；一九二〇年

一月土耳其之資產階級民族革命；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

工人之奪取工廠，這時期內還可以包括紅軍之進駐瓦薩

(波蘭京城)，以及一九二一年之對德的所謂軍事行動

(March action)。

因此，我們看見第一時期充滿了極重大而有歷史意義

之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很尖銳的曝露出資本主義制度之

崩潰的過程，首先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崩潰過程。第一時

期直至一九二三年年終方才終止。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

利亞的叛亂是悲慘的失敗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德國無產階

級又遭逢失敗。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西歐無產階級的失敗，使資產階級有了進一步發展之政治的起點。這些失敗，尤其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表示出中歐以及全歐的發展之第二時期的開始。這時期是資本主義進攻的時期，是一般的無產階級防禦爭鬥，特別是防禦罷工的時期。這時期是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時期。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此時期內無產階級幾次的防禦爭鬥之龐大的範圍。如英國的總同盟罷工與煤業罷工。第二時期對於歐洲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是「和平」得多，有「秩序」得多。即直接革命的事件就從歐洲大陸轉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去了。一九二五年摩洛哥的叛亂，一九二五年八月敘利亞的叛亂以及同年中國的大爭鬥，其形式都是很尖銳的。第一時期內之直接革命的形勢顯然表示其歐洲性，第二時期內之直接革命的形勢就成為世界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區域的特殊性了。

從經濟的觀點來說，從資本主義經濟之分析的觀點來說，第二時期可以稱為資本主義生產力之恢復的時期。在此時期內，資本主義藉其政治上之勝利以及其政治上之

相對的穩定，就努力去獲得而且畢竟獲得了某種經濟的穩定。

第二時期過去，資本主義再造的第三時期繼之而至。這種再造在質量上和分量上，都超過戰前的範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一方面由於工業的技術獲得很大的進步，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匯合（Economic Collocation）之擴大的改造。技術的再造，經濟的改組，以及資本之托辣斯化的疾速進程是與仇視資本主義之力量的發展，及與其固有的許多矛盾的迅速發展同時并進的。

在這中間我們必須首先提出蘇聯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再造時期與蘇聯的再造時期是相「符合」的；資本主義建設新技術基礎的時期與我們（指蘇聯）生產機關的改組——改組而為社會經濟的意義（蘇聯經濟之社會化部分的發展），與增進聯合的意義上，都是相應和的。蘇聯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中國革命的發展，印度等國的革命激動，以及世界經濟之資本主義部分的固有矛盾之迅速發展和戰爭危機之生長，凡此種種都是世界發展的「反面」。



在第三時期內所發生的世界新形勢，我們必須加以詳細的分析，除非我們認識這已發生的世界經濟和政治之一切根本變遷，我們將不能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將不能正確的接近目前的策略問題。

開端我們就要明白的說明資本主義穩定的假定，現在的性質與前幾年的性質是不相同了，在分析國際形勢上，對於目前變轉的情形我們必須考慮到。

現在讓我來分析一下：

### 技術進步的質素

首先我要說到現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技術。我們必須承認在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之電氣化頗有長足的進展。在應用化學方面有許多重要的發明。生產混合燃料（Synthetic Fuel）的新法，生產石腦油的柏傑氏法（Bergius method），人造絲生產等等，皆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特質。同時我們指明輕金屬尤其是鋁（Aluminium）之應用的擴大，以及工業農業方面新機器新工具之應用的擴大，如美國之複制稻機（Combined Harv

ester），汽車運輸之發展；連續運輸機（E. Diesl conveyor system）之廣大的應用，以及工場中勞動組織之新法；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多量生產等等。這又皆為現在資本主義技術的特質。

關於美國之電力的生產我將引幾個數目字。

千瓦德小時（Kilowatt hour）的生產表

（以百萬為單位）。

一九一二年	一七·五七二
一九二二年	四七·五六九
一九二六年	七三·七九一
一九二七年	七九·七二四

有許多例證可以引來確實地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線，無論在質量上分量上都表示出一定的進步。

下列數目字可以顯示發展的動力以及世界工業方面各種金屬所據的重新分配。以一九一三年的總生產為一〇〇，則一九二六年之各種金屬生產的指數如下：

鋼……………1111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銅……………一五〇  
鉛……………一〇七  
鋁……………三一〇

美國與德國之電氣工業，鐵路建設及街車建設，鋁的效用比其他金屬更為成功。

人造絲生產的數目字，更為有趣。

世界人造絲生產表（以百萬格蘭姆為單位）

大戰前……………一一・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三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八四・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一二五・〇〇〇

以戰前的數目字（一一・〇〇〇）為一〇〇，則得指數如下：

一九二一年……………一七三  
一九二五年……………六六八  
一九二七年……………一〇三六

關於最近的許多發明及其在生產上的影響，我們可以

舉栢傑氏法為例。在德國以栢傑氏法生產的混合石腦油，已佔德國石腦油消費總額之百分之十二。

現在許多國家都準備以廣大的計劃引用新技術的進程，如德國與英國均將有很重要的經濟上的效果。如德國有供給煤氣於長距離（To supply gas over long distances）的計劃，英國有電氣化的計劃等等。這很容易了解的，這種技術的成功，就令我們將成功二字括一括弧，牠必然增加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根脫斯太恩（Gunter Sehn）在「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上面寫着，美國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製造工業的生產總額與平常比較增加百分之四・五，但在此同時期內，雇傭勞動者的人數則減低百分之五。這就是說工人的生產力差不多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化學工業發展的重要，不僅在一般的觀點上，而且在其他兩觀點上：（一）在準備戰爭的觀點上，化學工業是第一等的戰爭工業；（二）在農業生產方法之重要改變的可能性的觀點上，化學工業能使農業的生產方法發生改變



。全世界化學生產品的戰前的總量爲百萬萬金馬克（Reichsmark）；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的總量則爲一百八十萬萬金馬克。以戰前的出產總量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之生產總量的指數爲一四〇。化學生產品的生產，增加得很大。在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硝酸鹽的應用的增加量如下：

（純硝酸鹽，以千噸爲單位。）

大戰前 一九二六年

德國……………二六〇 四三〇

英國……………五四 六一

法國……………七九 一五二

意大利……………二二 五四

美國……………一六七 三四一

資本獨占的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趨

向以及其政治的意義

幾國家中，尤其是美國的技術上許多改變，乃是一種技術革命的性質，而且與國家經濟之托辣斯化，大銀行團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之設立以及戰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趨向的生長，有肯定的聯繫。茲舉數例，以當說明。誰都知道，大托辣斯如德國染業托辣斯等等之存在。誰都須知道英國大規模的化學工業，托辣斯化後成爲著名的股東公司。同志們都知道美國有「美孚油」行。我們現在所經過的時期，不僅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很大的資本主義組織之誕生與迅速的發展，而且有國際大托辣斯之設立。我有一張托辣斯詳表，現在無須一一念出來了。

不久以前，在我們黨的大會上（蘇聯共產黨大會——譯者）我報告現在國家資本主義趨向之某種進展，併不是大戰時之每日糧食卡片制度以及有關於戰爭之特別形式的「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的形式，（一切同一鼻孔出氣的社會欺騙者無恥的描寫懲罰服役式的戰爭資本主義爲「戰爭社會主義」——War Socialism）而是種種或幾種新形式。我們現在看見托辣斯，卡特爾以及銀行團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有更密切的結合之發展進程。表面上這種進程的發展是不很重要的。但有



幾種情形是取工業企業之國有的形式與增加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權力。有幾種情形是取所謂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如自由派所說自「下層」「占領國家」的形式。當然我們絕對否認後一說：因為如果國家的機關已經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手裏，那就無須占領國家了。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經濟機關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結合在一起的組織的形式。因此，這種進程所取的形式是次要的。我在此確實申說一遍是此種進程確已發生。在意大利，日本，美國和德國都有這種進程，不過其形式各各不同罷了。對於此種進程之存在，是毫無異議的。有些同志從前對於此種進程表示懷疑。但是，自從專門研究此事的同志（我特別注意胡姆（Humm）與萊彬斯基（Lapinsky）兩同志的研究，他們是以國家與都市的工業發展的觀點，及私人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之相互關係的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他們將研究所得發表以後，就有許多事實，在帝國主義經濟之現代發展中，足以表現其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向。

這一進程的政治結果怎樣呢？我們可以這樣講：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美國的「石牆街雜誌」上（Magazine of Wall street），有一篇題為「首要總統候選人之實業資格」（Business Qualification of the Leading Presidential Candidates）的文章上說道：

「總統候選人自以為他是並且實在是美國實業界的總指揮，這決不是言過其實的謠言。政府的機關同實業完全混合在一起，這無論在美國或其他各國確是前所未有的……他尊仰大實業，羨慕大實業家，他認為一個孜孜經營其大職業的人比十個高談其從未實驗過而且永不會成功的事業之夢想者要好得多……。胡佛（Hoover）——美國候選總統——是空前無比的總統，這是毫無異議的。胡佛應該是動力實業（Dynamic business）的總統，而柯力芝（Coolidge）——現任總統——是靜力實業（Static business）的總統。胡佛與美國過去的政治總統不同，他是第一個實業總統。」

托辣斯總指揮的胡佛表明資本主義的託辣斯組織與資



本主義的國家政治機關間政治關係之結合的進程。

### 結構的變更

說到此地就發生下面許多問題：如果上面的事實都是正確的，則我們對於所謂資本的穩定的分析將如何呢？

我們關於局部的暫時的……穩定——有條件的有限制的穩定——的論斷又將如何呢？我們自己既承認技術的成功，托辣斯的發展，及他種資本主義組織的改進且以之為根據，承認資本主義獲得相當的穩固，那末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一般的恐慌問題將如何呢？穩定之特殊性與比較性又將如何呢？我想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有很清楚的了解很明白的解答，否則，我們將有陷入理論混亂的危險。

對於這個問題我首先要引個文藝的和政治的證據。

我們幾年以前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究竟是進一步的發展還是進一步的崩潰如何描寫的呢？首先我要提起我們決定我們綱領的第一次草案的時期。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情形是這樣表式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進入於崩潰的進程——崩潰的進程是無條件的。資本主義的命運在那時是可以認

為是非常低落的形式。

當我們第二次討論這草案時，我們結論這個決定應該有些改變。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上，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勢及其最終的運命，見解又稍有不同。於是採用「穩定」二字，同時却以「局部的」「暫時的」等字來限制牠。

現在我們要問：這些限制的範圍的字在現時有什麼意義呢？這些字簡直沒有一點意義嗎？如其還有的話，那麼是否與從前的意義是一樣的，或者更有其他的意義呢？我以為我們從前所用的那些限制的字，現在其意義是有些不同了。

整個的說來，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可以用半文藝的風格以下列的方式來解明我們從前的論據：

如果生產的增加只是一二國的情形并且這只是一個例外，那麼這種增加決不是特殊的性質，而只是一個「通常」的情形。明天或是過幾天，另一進程就會發生的。如果我們某天在某國看見技術的發展，或生產力的發展，



或順利的經濟情形，那麼我們說這只是一種經濟的「特別日」(Special day)，並沒有什麼了不得。

這只能這樣說而且必須這樣說，就是在那時所以這樣估計當時的形勢是有正確的根據的，但是穩定的界說是相對的，在許多關係上與目前的形勢却不相符合的了。

各國依次來請罷。

美國是前進的，我們預言美國有相對恐慌是真的。

這種可能性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上這也是很可能的。但是發展的一班進程顯示出工業的長成，生產的長成。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在美國的「V」(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的價值)不僅對於「C」(不變資本——即生產工具的價值)相對的減少而且是絕對的減少，這在世界史中和勞動運動史中，還是第一次。工業的雇傭勞動者人數減少了。在世界史中及勞動運動史中發生出這樣大的數量也還是第一次。

有些同志可以說這是悲觀的見解。這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分清樂觀與悲觀的區別。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

事。如果我們不願意當蠢人，則我們要承認事實是事實。這是一切靈敏策略之先決的第一義。

以德國而論。我以前說德國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而「極左派」反共產的馬斯洛夫(Maslov)就嘩然罵我。現在不要閉起眼睛否認德國資本主義之更快的發展，現在他也聽到談及帝國主義，夢想「受命國」，渴望殖民地，建造戰艦等等了，這決不是偶然的事。

以法國而論。誰都應該了解戰前的法國與戰後的法國有很大的區別；誰都看見戰前的法國是重利盤剝的法國，現在却獲得新質量而成爲實質的工業國家了。

再以英國而論。全英國經過一個衰落的時期；他的元氣是損傷了，帝國的力量是枯涸了。但是在某部分上英國資產階級獲得生產力增加的成功；如所謂新工業是。

然而，就令這些事實都是真的，那麼我們是否就承認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消滅了呢？或者還有別的甚麼呢？

我將此同一問題出以更嚴整的政治形式，這種分析與社會民主黨的分析相符合嗎？



我想，事實的真相是很容易明白的。對此問題之正

於死亡。

確的答案應該是：資本主義之一般的危機繼續不已而且其發展更加厲害，雖此危機之形式有所不同。從前我們研究危機的最重要的象徵的方法是這樣的：我們依次研究每個國家而斷說：這國的資本主義是進入衰敗的過程，那國和別國，是有同樣的進程，或又一國的這進程的發展不很快。與其他世界上的東西一樣，我們根據那時的經濟情形來估量那時的危機。德國會降到經濟崩潰的最低點。許多國家，尤其是中歐各國，其形勢與德國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從前的解釋似乎超於真實的事實來作估計了。現在不取從前危機的形式，而取新的形式。這是總關鍵的一點。

我們不必說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是在大多數的國家，其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之危機是如何的江河日下。目前的形勢不盡如此。資本主義之危機是大戰及戰後整個世界經濟中發生的根本結構之變遷的結果，這種改變必然加緊資本主義制度之千萬倍的矛盾而結果將致之

舉例來說，蘇聯存在之事實。這有甚麼意義呢？第一，蘇聯存在是戰後資本主義危機之結果；第二，蘇聯的存在表現出危機之繼續不已；因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制度中存在一異樣的仇視的主力的敵對團體在發展着。一異樣的團體！這在世界經濟中豈不是一個基本結構的變更嗎？

### 力量的直線位置 (Alignment of force) 的改變

我已經說過，一般地直接革命的形勢已經轉到東方並且轉到殖民地區域中去了。這也是戰後危機的結果。然而在資本主義區域中就沒有深淵的危機之有力的革命震動嗎？

在歐美——歐洲正努力要從美國霸權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間之所謂矛盾，這含有甚麼意義呢？這也含有世界經濟制度之結構的變更。最後，資本主義國家之內市場的縮小，以及殖民地之窮破與困頓這使生產與消費



間的關係問題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示出來，自與過去資本主義之「常」態時所表式者全然相異。形勢是這樣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整個的未來發展可以完全跟着資本主義以前恐慌時代所造成的形式。作爲蘇聯沒有存在，資本主義也不能前進的。作爲中國的革命，歐美的衝突，國內市場的縮小等等都沒有這回事，資本主義也不能前進的。

這種結構的變更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之整個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之前途的估計，是有很大意義的。就以資本主義自身之一切永久的矛盾的發展爲例：爲市場而爭鬥，生產機關的發展超過購買力的發展，以及其他我們熟悉的許多矛盾。從我所說的世界經濟之結構的變更，試問應該得到甚麼結論呢？我想應該是：殖民地之發酵的革命運動，階級爭鬥巨浪般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之一切固有的矛盾，都日益尖銳化了。假如像社會民主黨人一樣，認中國革命只是一件小事，那資本主義自然沒有尖銳的危機。假如蘇聯不存在，那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危

機的。社會民主黨人肯定的說，資本主義之現局面不一定走入戰爭，則馬克思學說就完全成爲廢話，因爲他說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戰爭是必然的，於是照社會民主黨人的意思，目下的形勢是完全平靜的——資本主義完全沒有危機！但是，如果我所說的一切事實是實際的存在着（實在是存在的），則對於此問題之設問的方法和回答將完全不同了。

假如我們說穩定發生崩潰了，我要問：我們根據那些事實得到此結論呢？這不是從資本主義在某某國之直接崩潰情形的事實得來的。穩定發生崩潰，這因爲從前的局面造成現在朝新路線前進的發展形勢，而此種新路線又轉轉相因使資本主義之一切矛盾更加嚴重。矛盾加緊地轉入大崩潰，最後轉入大災難。這就是資本主義動搖的原因。這就是穩定只能成爲相對的穩定的原因。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危機未曾消滅的原因，危機已經深入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一經發動，恐怕比從前更加厲害。但是我們以爲此種危機決不是單獨一國會發生的，而是世界經



濟範圍中所有國家都普遍的互相發生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及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間的相互關係，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相互關係，各種「資本主義」間之相互關係以及蘇聯等等。

### 資產主義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發展起來

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表示穩定的問題。我想這樣的表示方式是非常清楚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是正在發展，但是此種發展進入於戰爭危機所創的形式；且與蘇聯，殖民地革命等等之存在同時並存。資本主義固有之一切矛盾更爲尖銳化。穩定是實在地崩潰了，這不是因爲資本主義在每國都發生崩潰，而是因爲世界經濟的結構發生了變更，形成新的局面且必然引致整個制度之崩潰。這些矛盾自然與各國內部的矛盾，與發展和加緊的階級爭鬥與革命形勢發展的原子，發生密切的關係。但是這進程在各國與資本主義之直接經濟崩潰的進程現在是不相干的，可是與穩定的矛盾之發展進程是相關連的，資本主義危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機的一般狀況就大大加緊了此種矛盾。

上面只簡單的講到幾種世界經濟的結構變更。現在對於我們反對派之危機現象論提出注意的幾點。我先講到所謂「德國問題」，從某一點看來，這不過是美國與歐洲的關係問題。美國統計學家兼經濟學家沛需（Parish）在「政治雜誌」（Zeitschrift fuer Geo-Politik）第四期上發表一篇文章，他以下列的方式提出此問題：

「現在全世界一切債務國都不能把必需範圍的商品出賣掉來償付其債務，同時也不能從商品之出賣上獲得購買滿足自己需要之物品的必需款項。因此，他們繼續借貸大宗外債。但是債權國又不能借出前幾年一樣大的借款。除非最近的將來有甚麼救濟辦法，則整個的制度必很快的蹈於崩潰……。」

他接着又說道：

「因此，國際信用制度之崩潰是危在旦夕（作者原文用意大利斜體字以示其重要）。崩潰是必然的，除非有緊要的方法，能夠使債務國不要再借外債，而先把商品出



賣來償付其債務。危機的象徵堆積得很多：市場之滿溢，美國失業人數之增加以及重要工業國，尤其是德國的信用事業（Credit operation）之大量。」

作者預言各方面的禍災，我頗懷疑其正確。此中關係，我們不難猜度。然而此種肯定論終竟有某種的根據。

但是德國問題，乃是現代世界經濟之基本的危機狀態之部分問題。我們看見許多最尖銳的矛盾。這些尖銳的矛盾正向各方面發展：美國與英國；德國與法國；意大利與法國等等，所有的矛盾。（以資本主義制度之平靜觀點來說）於大戰後就許多國都發生其實際的經濟力不足與其他的狀態如殖民地之佔有等巧相配合。例如，美國在一方面，英國又在另一方面。我們看見美國資本主義之有力的發展，但是到現在美國還不是一個擁有殖民地的強國。不列顛世界帝國是一個殖民地帝國，可是我們認為英國正在經過崩潰時期，雖然他有殖民地的獨占（Colonial monopoly）。其他國家中亦有同樣的不平衡（Dis-

proportion）。從經濟和技術的觀點上看來，德國是第一等國家，但是他既沒有殖民地，又沒有受命國，也沒有保護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比較起來關係是相等的。

因生產力的發展的矛盾，因投資範圍的爭奪的尖銳，那只有更深闊的帝國主義問題——重新劃分地球，重新分配殖民地或領土——的「重演」。這就是說發生戰爭。

以目前世界經濟之經濟分析的觀點來看，以帝國主義國家間之特種關係的觀點來看，以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的觀點來看——以所有決定的觀點（Decisive points of View）來看，戰爭乃是目前的中心問題。以政策和策略的觀點來看所以我們必須注重這個問題。社會民主黨人說戰爭是我們的計劃！這是如何的愚蠢——不是造謠，簡直就是愚蠢！客觀上這個問題是中心問題。我們一切主觀的任務不在於帝國主義那方面去解決戰爭問題，而在於無產階級這方面去解決戰爭問題；我們不以擁護帝國主義戰爭去解決此問題，我們將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反資產階級之無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去解決此問題。



## 國家與國家的敵對

經濟發展的進程，必然決定而且形成國家間之相當關係，這是十分明瞭的。分析資本主義國家間之一般複雜的政治關係，就明白看出各國間存在的極大敵對：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尤其是與中國間的敵對；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間的敵對；以及歐洲，尤其是英國與美國間的敵對。講到歐洲的特種關係，則德國之地位及德國帝國主義之復活所發生出重大的變更足以相當的決定這種關係。對於美國之經濟政治力與其相對的小範圍殖民地間之矛盾的發展，我已經說過。此種矛盾就表現出美國積極的挑戰。「和平侵入」的口號已漸漸放棄，而公開的代之以政治軍事的佔據了。尼加拉瓦事件顯然表示美國政策的改變。雖然美國有許多慷慨的誓約（如承認民族自決，目前的非戰公約等——譯者），但是事實上美國的地位離不開軍事的侵略。

美國的挑戰政策為其勁敵英國所反對。英美敵對是現在資本主義國家間一切敵對的總樞紐。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美國與英國的衝突發生在種種方面。橡皮的大衝突，英國失敗而迫於妥協，煤油的鬥爭，英國也失敗了。

現在雙方正從事於棉花的鬥爭。美國資本的計劃是想要得到非洲——從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侵入埃及。美國資本主義的觸角已經伸向印度。

在南美大陸上，美國已經經濟的控制了拉丁亞美利加的北部，現在正同英國很成功的競爭拉丁亞美利加的南部。我再鄭重的說一次，英美衝突是據於世界經濟之資本主義部分中的衝突之總樞紐。

### 德國帝國主義之復活與凡爾賽和約之危險

在德國所發生的特別的「復興」（Renaissance），從歐洲關係——即德國帝國主義之復活——的觀點上看來，這是極重要的問題。這是甚麼意義呢？德國還沒有他自己的海陸軍，但是牠的地位已經改變得很多。德國已被征服，德國的獨占資本已被戰爭這「玩意兒」毀壞得很大。政治上民族上德國地位是降低了。但是有借款



的幫助，首先是美國借款的幫助，德國的資本主義就恢復舊觀了。德國資本的技術，尤其德國技術進程的動力（Dynamics），是居歐洲的第一位並且在某幾部分是居世界第一的。至於經濟的改造，托辣斯化的進程，德國是獨一無二的模範。德國有在國際上發生重大影響的巨大托辣斯，德國資本在世界市場中有堅強的地位，德國商品之相對的低廉，以及德國資本主義與工業之競爭能力的增進，這都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堅強的經濟基礎，必定要反映到政治上來，這是很明白的事：實際上凡爾賽和約已經廢棄一部分了。德國資本主義之政治地位已經比較前幾年堅強得多了。德國現在在歐洲各國的同謀上是很重要的分子，並且有時在解決某問題上還是主體分子。德國發展的狀態，或者就說是德國發展的一般進程，是等於德國獨占資本對國外政治之慾求的增高。征求受命國（Mandate）保護國，殖民地，這就是德國的政治態度。不僅是「態度」而已，而且更實際了。這種「態度」決不是沒有實際目的的，因為

在各種敵對力量的競爭場中，在法國與意大利，法國與英國，法國與德國，德國與波蘭等等的複雜關係中，在複雜而紛亂的歐洲關係中，德國一方面是主，一方面是賓，而在某種情形之下，有幾國都可以而且將要幫助德國。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的這種趨向，與德國資本主義之所謂「西向」（Western Orientation）的現象是相連接的。

幾年以前，德國為協約國資本所恫嚇：法國的手槍口對準他的頭顱；德國失了防禦的地位；德國資本之惟一出路只有短時期暫同蘇聯合作。這在賴伯羅（Rapallo）條約以及德國那時之外交政策上都表現出來。

現在形勢已經改變了。德國之殖民地的慾求與其獨占資本主義之發展是同比例增進的，而德國資本之西向也因之更具體化。照我們的分析，現在的形勢決不是很簡單的；德國發展的根本趨勢決不是放棄其政治棋局上之各種轉移和運用的可能性，居於西歐列強與蘇聯之中間地位而獲取德國利益的可能性等等。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此種轉移和運用的棋局不會免除德國發展的根本趨勢



，而使自己願意進於「破壞」且與反蘇聯的集團携手並行。

## 國家與國家間關係之變化與反蘇聯之鬥爭

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列強間彼此關係上反映出萬花筒似的變化。同盟國間沒有能夠永久堅固的關係。我們親眼看見列強間繼續不斷的離而又合，合而又離的現象。但是一切結合都歸於同一軌道，就是歐洲資本主義列強的各種分合、變化，集散，其根本的趨勢不出於團結力量反抗蘇聯。我們對於這一點已再三說明了。所謂小協約之各種同盟問題，我在此將不說及，那不過是各邊界國家間，較強大的國家間，所締結的協定。凡此事實，盡人皆知。

如果本報告之第一部對於經濟基礎之分析是正確的，則國家與國家間的關係乃是準備反蘇聯戰爭之政治表現，這是十分明白的。我們當然要因此來決定我們的策略。

## 戰爭的準備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內部進程，結果是朝向準備戰爭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的路線前進的。這種進程與社會民主黨的和平主義之實現「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t)時代等等謊言論，是顯然衝突的。軍備的增加，法律的通過，如法國之保羅保克軍律(Paul Boncour's Military Law)，以及資產階級在本國中對戰爭方面之一般熱狂的準備以維持所謂「和平與秩序」，凡此種種，盡人皆知。所謂維持「和平與秩序」的範疇中，我們必須加上英國之「反職工會條例」，慕沙里尼之「勞動法」，匈亞利，波蘭，羅馬尼亞等國之空前的恐怖，巴爾幹意大利收買某部分農民之擴大計劃，所謂「工業和平」「托辣斯化主義」，美國式的收買無產階級法——這一切方法在和平主義與社會民主黨的共同贊助之下，底於實現。

這一切都與國家的政權結構之組織變更發生關連的。我已經說過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以及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有與私人資本主義組織直接結合的趨勢。這種趨向，不僅有一般的經濟政治的意義，而且從準備戰爭的觀點上看來，亦有大的意義。如果說資產階級意識的努力於



是無疑的。

七〇

資本主義政治機關與私人資本主義的組織之結合，或者說就在這裏面看出戰爭之準備，那是錯誤的。要知道這種進程是自然生長性的，國家政權之變遷以及國家資本主義趨向之發展，足以達到戰爭的結果，在客觀上，這是毫無疑義的。前次世界大戰時之國家資本主義的局面，已經巧妙的粉飾過去了。德國經濟學者稱之為「強迫經濟」(Compulsory economy)。整理產業的根本理由是生產力的衰敗，在「圓困的堡壘」當中合理化的努力與「圓困的堡壘」中流行之消費的更適當的整理。後來，什麼都過去了。現在國家資本主義之趨向是在新基礎上面發展起來的，就是在資本主義之生產力的發展的基礎上面，資本主義之分散的基礎上面，並且無須乎特別強迫的規劃。在戰爭事件上在戰爭時期中，此國家資本主義之趨勢，將用為達到整個的國家經濟動員以追逐戰爭之目的，這

## (二) 資產階級國家之內部的政治進程

### 內部矛盾之尖銳化

在分析穩定上，我已經舉出許多事實，如各國間的衝

國家政權組織之形式的變化，資產階級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之有力的集中，這是極為重要的進一步發展。從無產階級之階級爭鬥的觀點上看來，這也是很重要的現象。無產階級現在不僅要對付個別的資本家，個別的托辣斯，而且要對付整個資產階級的整個組織力，大家對於此種事實概未加以充分的辨別，因此無產階級在每次的經濟爭鬥中地位就如此其困難，如此其複雜了。在無產階級不得不對付成爲與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互相結合之大托辣斯大卡德爾的時候，每次罷工都有轉入爲政治罷工的傾向，每次局部衝突都有轉入爲廣大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傾向。在別方面我還要講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將講到歐洲主要國家中的階級地位問題，而且首先是美國的這個問題。

突，戰爭的危機，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的敵對，證明這不過是相對的穩定。但這並非說只是國家間存在有矛盾



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矛盾並不如何尖銳。資本主義國內的矛盾將日進於嚴重而且必然的日進於嚴重。但是這些矛盾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每一資本主義社會中固有的矛盾，現在都在特種原因上面加緊起來了，而且大大的加緊階級鬥爭。局部的暫時的穩定之前途，乃是戰爭的前途。

穩定的進程在各方面影響於最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局部穩定是兩方面的進程。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有某種的技術的經濟的堅強，他方面（不要忽略這一方面）就有矛盾之發展，階級鬥爭之激迫，失業之增加。

美國就可以作為一範型的國家。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非常迅速，但與生產力之發展並進的就有失業的經常增加。失業本身有機的為生產力之發展所牽連。這在美國就等於階級鬥爭之加緊，這是十分明顯的。四百萬人失業，決不是小事。失業又影響無產階級的另一部人。這是資本主義的重累。同時，穩定對於工人階級之某層的物质狀況之改良，乃是可能的。在這一點上，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我們必須分析存在於無產階級間的特別關係。說至此地，我且以一般的形式提出社會民主主義問題。

我們會確定的說過，社會民主主義，機會主義是宣告破產了，這是絕對正確的。然而可惡的社會民主派還是存在着。在有幾國中，其人數其意義是增加了的。共產國際在德國，尤其自上次失敗以後，有很大的成功。然而社會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竟拉去九百萬票，這也不是小事。在目前我們發展和鬥爭的時期，我們必須把這種現象的根蒂，認為問題。

### 社會民主派的生機的根據

我們時常討論機會主義的根據問題，說是與殖民地問題及從殖民地上獲得額外利潤來腐化工人階級之上層分子的問題，是相關聯的。德國現在沒有殖民地，那麼為什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地位倒反比從前堅固呢？為甚麼叛逆的社會民主黨沒有倒台，而反有這樣鬼祟的權力呢？如果機巧的和狡辯的來解釋這個問題，是不夠的。社會民主黨的生機與穩定的進程是有密切聯繫的。這問題的



經濟方面是非常複雜的。我們曾經說過一兩國從殖民地直接剝奪額外利潤。美國沒有很多的殖民地。美國是否獲得額外利潤呢？是的，獲得額外利潤的。我回想起馬克思所引的許多大工業國的例證，大工業國在世界經濟中俱有相對堅強的地位，因其技術的優勝，獲得級差的利潤。資本主義之額外利潤在晚近也實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改良主義之經濟基礎不是直接從殖民地上獲得額外利潤，而是在世界市場之商品的一般交換上，從資本輸出上，從殖民地之投資上，獲得額外利潤。

即以美國而論。美國雖然沒佔有多大的殖民地，但是因爲美國資本主義之獨占地位，美國實在吸收了很大的額外利潤。

再以英國而論。英國雖然還握有殖民地獨占，但是其發展線却低落了。英國雖然仍握有殖民地獨占，但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基礎却狹小了。英國國內無產階級一天左傾一天，共產黨的影響一天增大一天，但是英國帝國主義之壟斷領域的完結不如我們從前所想像的那樣快了。

大不列顛帝國之殖民地獨占依然是英國改良主義之廣大的基礎。

我已經說及德國。

爲了解社會民主派的力量根本原因起見，必須了解其最重要的因素的全部。這些因素中之最重要者，是有幾國中所發生的內部的政治改變。從前社會民主派的分子以及職工會的職員，現在很多都做了國家或地方的官吏，或資本主義機關的職員。這種現象，在許多國家中，尤其在德國，是很顯著的。改良的勞動團體，同雇主團體及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趨於結合的趨勢，實際上表現出職工會與官僚黨，局部的變成私人資本主義組織的國家官吏。這就是我們稱爲資產階級所採用之特別腐化法。

### 法西希斯蒂主義與社會民主派

我相信法西斯蒂的國家中也有同樣的進程。請舉波蘭的波爾薩斯基（Pilsudski）之軍事組織，斯吹兒西（Szeliski）爲例。這是一個「志願兵」的組織。形式上，



此組織自然是志願兵的組織，但是實際上却是一個半國家的組織。這裏面有沒有社會主義派的工人呢？有的。

他們很多人還是國家機關某部分的人。所以，整個說來，社會民主派的力量，是我所指出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社會民主黨的狡猾能力，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政治手腕當然也佔一部分。所有這些因素自然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只是如此如此，還不能解釋明白。

我們可以這樣說，一方面穩定的進程形成社會民主派的經濟基礎，他方面穩定之矛盾就形成共產黨發展的基礎。

所以我們時常看見共產黨員與社會民主黨人雙方勢力之平行的發展。自然我們還要注意其他的許多原因。這些是不能忽略的。例如社會民主派影響之下的一社會層人民，所發生的社會的重行結合（Social Regrouping）。

社會民主派時常從小資產階級的陣營裏補充其實力。選舉的時候，社會民主派，就從資產階級政黨中挖去小資產階級的許多選舉票。我們必須注意在德法等許多國家中，到如今，我們只在大企業大托辣斯中獲得一小部分的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任務

勞動者，其中社會民主派的力量仍未可忽視。

### 階級爭鬥之緊張

每個資本主義國之穩定的內部矛盾加緊了階級的鬥爭，同時現代國家與現代資本主義之組織結構的改變，使大大小小的罷工都轉變而為第一等重要的政治事件。英國的罷工是如此，德國的五金罷工是如此，將來也不免是如此。經濟罷工之轉入政治罷工將為特別情形的要點所決定——即資本主義之托辣斯化及私人資本主義組織與國家之結合。

這就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之發展的情形。各國資本主義之固有的矛盾，畢竟使階級鬥爭尖銳化，增加了共產黨的勢力。這可以用許多事實來具體說明的。我會注意過法國捷克斯拉夫，德國的工潮，所謂無產階級之左傾，對蘇聯同情之增進，無產階級以前受其領導之資產階級政黨的瓦解，例如德國之中央黨，意大利之天主教黨等。法國與德國之選舉，結果也足以表現階級鬥爭之加緊。穩定的進程，充滿着矛盾，這就是我們登



展的原因，雖然不盡屬於數量之增加，但在政治影響上却都增加了。黑兒菲丁（Hilferding）去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會上說道：「同志們，早遲共產黨人都要完結的。幾年失業痛苦的勞動者，工人過多時蒙受損害的勞動者完全失望而只信暴力的勞動者，我十分清楚他們在選舉的時候對於共產黨員必投以感情衝動的選舉票。但是共產黨在政治運動上無論如何是不重要的。而且不能再活動了。」

實際上，我們看見的發展情形是不同的。共產黨是經常的發展。就在德國選舉中，也能站得住，德國共產黨獲得的是三百二十五萬票。黑兒菲丁的預言是可悲的失敗了！如果我們不以社會民主黨貪婪的觀點來看，在法國選舉中也能夠看出我們的發展來，社會民主黨人是在國會中的席位來估量勢力的。我們的政治勢力之發展與資本主義穩定之矛盾的發展是平行並進的。但是與社會民主黨人的勢力是並立的，社會民主派的本身是一時期的發展了。

近年來，社會民主派曾經經過深切的變遷。如果以為現在的社會民主黨人是一九一四年的社會民主黨人，那是錯誤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社會民主派只是現在的社會民主派的胚胎。現在的社會民主派就連類似馬克思的字句都遺棄了，社會民主派的精神的養料是從英國進口來的麥克唐納爾的糊說，而社會民主派的首領們正準備從這裏面盡量的要飽餐一頓。

### 社會民主派之專制性

李阿薩諾夫（Riajanov）同志最近在真理報（蘇聯共產黨機關報）上發表納薩爾（Lasalle）致俾斯麥的信件。納薩爾這種卑鄙的政治節操現在大家都知道。納薩爾在其致俾斯麥信上說現在必須決定為一「君主」為首的君主政體。這個建議確定了納薩爾與俾斯麥之間的親密關係，並鼓勵納薩爾進行其政治陰謀。社會民主派現在正提出「回到納薩爾」的口號。「回到納薩爾」的本義，我們現在清楚了。這是洛士克（Noske）的信徒與意大利法西斯蒂黨人接近的理論基礎。一朝代的「社會



的專制政治」(social caesarism)，對於現在社會民主派的意識形態是非常適當的。一九一四年八月的社會民主黨背叛馬克思主義，宣言保護祖國。現在的社會民主派，積極的意識的建設資本主義國。社會民主派的國內政策與其國外政策，是相關連的。社會民主派現在不僅要保護資本主義的祖國，而且從資本的觀點上看來，他還是他祖國之具有野心的最敢言的戰士。試問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是不是為德國要求殖民地？自然他們是要求的，很多社會民主黨人還很公開的提出這個要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史上，有過亨德白蘭地事件(Hilderbrand case)。在齊萊士大會上(Chemnitz congress)將他開除黨籍，因為他寫了一本動搖這類思想的書。現在社會民主派的陣營中，其忠實分子，主要分子公開的鼓吹殖民地思想。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例外。第二國際此次對於殖民地問題所通過的決議案，巴爾(Bauer)編訂此議決案時，染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色彩，這是可能的。在那議決案上，我們看見下列的分類——有必須自主的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形勢

殖民地，有必須留為保護國的殖民地，這低級發展的殖民地，在現況之下，必須留為殖民地。這樣的分類，我所知道的，是與國際聯盟的文件上的分類一色一樣的。因此，我們知道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陣營中的欺騙鬼乃是二而一者也。

再舉戰爭問題為例罷。且看他們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如何，對於蘇聯的態度又如何。你將一九一四年的柯斯基與今日的柯斯基比較一下，你就知道他已前後判若兩人，現在勇敢而公開的從事努力於反革命了。

### 社會民主派之反蘇維埃活動

一切共產黨員都要明了，在下次大戰中，社會民主派行為之卑鄙，將超過我們的預期以外。自然我們必須區別社會民主派的領袖與社會民主派的工人，他們中間顯然有尖銳的危機，破裂，意見紛歧，重行結合等等。但是社會民主派之上層部分將與帝國主義營壘中的大惡魔相合作——這是毫無疑義的。黑兒非丁已經肆無忌憚的提出如下的辨駁——他說歐洲也有失業，這不過由於資本主義專



業沒有完全順利所致，最好將蘇聯拉入資本主義國家一般的垃圾堆裏去；但是對外貿易的獨占阻礙了這回事。此種辯駁的結論是：破壞蘇聯的對外貿易的獨占於無產階級是有利益的。試問這究竟說些什麼呢？沒有別的，這不過是對付蘇聯之直接挑戰的意識形態的準備。在黑兒菲丁的論文中，這類學究的，理論的等等還多着呢。但是在發展的進程中，此經濟問題將成爲生動的具體的政治問題。理論在先，行動就在後。黑兒菲丁先生的定則的實際應用，無非是以戰爭反對蘇聯。

我剛才說過，社會民主派的變遷自然對我們有相應的反應。我們同志大家都知道上次共產國際擴大會，就決定法英共產黨的策略的變更以及我們整個路線之一定範圍的變更。這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提議而決定的。

有些同志將此類策略的變更與一切次要的原素(Secondary Factors)發生聯繫。這是錯誤的，因爲這種策略的變更更是由於我所說過的因素的原因，是由於社會民主派之整個的變遷。如果有人以爲因爲反對派罵我們，所以我們

就「左傾」了，那簡直是小孩子的想法。這一類的爭辯，完全值得不得回答。我們的策略的變更，只是因爲客觀形勢發生了變更，各階級各政黨等等之力量關係發生了變更。問題只是：我們與社會民主黨關係是否發生了變更？回答是：是的，有變更的。從這變更中我們是否有任何實際的推論？是的，有的。爲甚麼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在職工會及其他組織中，攻擊我們，比從前更厲害呢？這不僅在於外交政策的大問題上，而且由於在一切問題上種種方面，我們的政治政策都是直接反對他們的。

即以對工廠的政策爲例罷。社會民主派在工廠裏的政策是甚麼呢？他的政策是秩序和平，不要罷工，加入資本案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去，他的政策不僅在工廠裏是如此，即對於托辣斯，對於國家，對於國際聯盟，一言以蔽之，對於一切的關係，亦莫不如此。此政策路線的整個形式，尙未曾立刻實現，牠是慢慢發展出來的。但是從這上面，我們是否必須尋得一種結論呢？我們當然要尋得一種實際結論的，否則，我們將爲敵人所攻擊。



## (三)我們的策略路線

### 策略的變更，依照客觀形勢的變更

客觀形勢發生了變更，我們就不得不變更我們的策略。這是對於變更的事物狀態之正當的反應。英國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英國工黨，從前漫無紀律，組織散亂，可是現在正變成大陸政黨式的真正社會民主黨了。牠有黨的綱領，黨的紀律；正努力以黨的決議來防禦我們，憑藉其職工會中的政治勢力來抵制我們。他驅逐我們，攻擊我們。如果我們現在還保持從前的態度，從前的關係，而不破裂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那我們就是自殺。就喪失政治的獨立，因之喪失存在的權利。而敵人就要破壞我們。假如不從這些事件尋得正當的結論，那就是愚蠢。英國共產黨之態度的變更，乃是取決於客觀形勢之變更，乃是取決於工黨的新組織方法，乃是取決於共產黨與工黨中間所發生的新關係。凡此種種都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之形勢

法國也是一樣的。法國社會民主派同時有保羅保克及其軍律與追跡慕沙里尼的湯麥斯(A. Thomas)的代表，這不是偶然的。湯麥斯與保羅保克非但未被開除，而且反受社會民主黨人的努力辯護。所謂「左派」的阿特樓(Fritz Adler)寫一篇切實辯護法西斯蒂詩人湯麥斯的可憐的文章。這就是第二國際的最「左派」分子的行為，這就是戰爭發動時刺殺閣員以反對戰爭的人的供狀！

說到法國共產黨，也有許多客觀形勢，使我們有變更策略的必要。在法國共產黨中，大家都知道國會爭鬥的幻想之復活，仍是占優勢的。最近的選舉就是黨的方向轉換，這不僅從選舉的觀點看來是如此，即在法國共產黨將來整個政策上，亦是如此。我們認為在階級衝突的前夜，國會主義，以不好聽的字句說來，其作用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會用過全力來打破此種國會主義的傳統觀念。因此我們策略的變更是由於客觀形勢的變更，而客觀



形勢的變更乃是我們共產黨之策略變更的標誌。此策略變更之政治轉軸是我們對社會民主黨之態度的變更。我們對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問題乃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問題。

加緊反對社會民主派鬥爭，乃是共產國際的政治方向轉換，我想此種政治的方向轉換，必將為第六次大會所採納。

同時我必須鄭重申明採用嚴厲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方法決不是如有些同志所想像，即等於聯合戰線的策略的放棄。恰恰相反，我們反對社會民主派，反對其政治路線愈嚴厲，我們奪取羣衆（社會民主黨的羣衆及爲社會民主

#### (四)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革命

##### 主要路線之正確與其在中國應用之錯誤

在分析一般的根本任務之前，我願意說說殖民地運動問題。我要說的是中國和印度，但是恐怕不能詳細談及，因爲在討論綱領上，特別在討論殖民地問題上，這是要討論的主要題目。

派所領導的工人羣衆都包括在內）的任務也必須愈堅決，獲得此羣衆的鬥爭也必須愈緊張。但是爲獲得爭奪羣衆的鬥爭勝利起見，我們必須應用與羣衆接近的正當方法。只有愚蠢的人才會爭論着說，因爲我們拚命反對社會民主派，我們就不必顧及社會民主派的工人羣衆和隊伍。有許多同志還是不明了此任務之兩方面。有許多同志甚至還沒有深切地想到這些問題。但是事實上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根本任務之一。

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我與反對派在原則上曾有過一次廣大的討論。現在我們可以將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重提一次，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遭受很嚴重的打擊。這是事實。問題是在於此種打擊是不是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指導策略之錯誤的結果，或者真是與資產階級（即指中國國民黨——譯者）聯盟的不當；或者這是引致一切錯誤



的基本罪過，根本錯誤，而一步一步以致中國無產階級於失敗呢？大會將討論殖民地問題，多數同志在大會上願意將這問題加以詳細分析，況且這是一個極端重要之必須細心審查、詳密分析的問題。但是我想這種分析將幫助我說明錯誤之不在於此。

整個說來，策略的主要路線是沒有錯誤的，但是政治行動與策略路線之實際的應用錯誤了。第一，在中國革命開始的時候，在與國民黨合作的時候，我們的錯誤是在於未曾充分的批評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本來是一個對抗的聯盟，但是不知如何弄成國民黨的附屬物。

第二，中國共產黨不了解客觀環境的變遷，即是不了解這一階段進到另一階段的變遷。一時期與民族資產階級同盟是可以的，但是在發展的某階段上，必須要預知臨時的變遷。且必須準備此種變遷之到來。要結果這一聯盟，必需時時注意變遷之可能，並因之而準備鬥爭。詳細分析中國革命的各方面，我們就找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犯了重大的錯誤，我們駐中國代表也部分的犯了重大的

錯誤。他們沒有把要來到的變遷作一番籌計，他們沒有看出這要到的變遷，所以當從前的同盟者變為死敵之時，他們沒有執行適當的策略的變更。第三，中國共產黨時時在行動上阻止羣衆運動，阻止土地革命，並阻止勞動運動。這都是自然地促進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無產階級之失敗的致命的錯誤。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後，共產黨才堅決的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這時候又有些同志犯了種種極端的法病（這是時常有的事）。他們沒有十分注意的去準備暴動，他們先就明顯的開展自動傾向與最壞形式的冒險主義。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決定中國共產黨的策略的變更，但是與西歐各國共產黨的方向是不同的。

如果要玩弄「左」「右」的字眼，那我們就可以說法國與英國的變更是趨於「左」，中國是傾於「右」，然而我願意作一個保留：我是不贊成用這一類術語的。牠只不過小小的把握了一點時機，並沒有解釋了甚麼。分析某種環境的目的，是在於發現某策略對於該環境之是否正確，是否適當，而決不是策略之「右」或「左」。



## 中國革命高潮之必然重來

我們認定中國革命之現時期是一大時期的頂點，這時期的革命的潮流要高漲起來，而且在這一時期的開始，我們主要的任務就要聯合羣衆，集中力量，以準備這個新的，更大的革命高潮。

一切客觀的象徵，表示出另一革命高潮是必然的要來到。過去鬥爭的全部經驗，表示出如果沒有很大的羣衆運動，那就不能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並且爲勝利所必需的客觀條件，完全存在着。與聯合羣衆的主要任務相對待的，是剝奪敵人漸漸破壞我們無產階級陣營的機會。

現在中國共產黨要放棄直接暴動的地位，乃是一萬分必要的，而要專注於暴動勝利之最後機會的羣衆準備工作。我想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這於中國共產黨之進一步發展是有很大利益的。我希望六次大會的決議，保存這決議的精神。

## 印度之新進程

印度形勢的本身，形象是不同的。印度的形勢與其

力量關係不同於中國，中國是整個幾年的時期，資產階級領導着與帝國主義者作武裝的鬥爭。這是事實。在印度就不同了。如果印度資產階級在短時內有革命的作用，那是非意料所能及的。這樣說法，自然不是對印度現任的各小資產階級政黨或恐怖團體說的。我注意過印度資產階級政黨（SWARAJI黨）的主要人物。

對於印度情形，我將不作經濟的分析，但是我不主張說印度不是殖民地國家與印度發展非殖民地的進程。所謂印度不是殖民地國家印度發展非殖民地的進程，這種理論，乃是片面的理論。恰恰相反，最近，臣屬時期以後，英國帝國主義在印度一般的增加殖民地的壓迫，特別的對印度資產階級壓迫。這逼着 SWARAJI 黨又鬼祟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了。這是鬼鬼祟祟的。這不過是遠隔武裝鬥爭的啜泣。當羣衆行動剛剛發動的時候， SWARAJI 黨就立刻傾向英國帝國主義與之妥協。羣衆的行動，是提出獨立激進的口號，如沒收土地，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等。好像在獨立的羣衆行動與多少帶革命性的口號提出的



時候，bourgeois資產階級就很快的與英國帝國主義妥協。現在，bourgeois資產階級又鬼祟了。這或者在某幾點上有客觀的革命作用，但是此革命作用會有多久，那就令人懷疑了。必須毫無懷疑，鄭重說明的，是羣衆運動一顯露，資產階級就必然逃入反革命的陣壘裏去。共產黨必須

在行動剛開始的時候，就要揭穿資產階級的無恆心，加重口號，最先反對資產階級，並使工人羣衆的眼見印度的bourgeois資產階級將來的墮落。將中國的策略，機械的應用到印度，這是非常危險的。根據印度的特別情形作特別的分析及採用特別的策略，這是必要的。

(未完)



## 國民黨進攻工人階級之新花樣

覺 哉

從五卅運動省港罷工一直到漢口九江收回英租界，中國工人階級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買辦豪紳的過程上大顯過身手，因此遂被與民衆不兩立而又賣身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視爲眼中釘。他宣布停止民衆運動，尤其對於工會，工人領袖及凡參加過工人運動的都在就地正法之列，被屠殺的不下十萬。但是工人革命情緒，愈屠殺愈見緊張，國民黨慮後懲前，不由得寒毛都抖起來。他從帝國主義又學到一點乖，於屠戮工人封閉工會聲中，竟有所謂工會法規出現，正在審查的尙有工廠法草案，上海特別市社會局又做了此罷工統計的報告，內容不外是：

工會法規是替工統會工整會一類的工賊工會築個保障，並且規定國民黨以後束縛工人屠戮工人的許多法律根據。

工廠法全案沒宣布，據報紙所載，是襲用歐洲資本家欺騙工人的分紅制度，做加緊剝削工人——減薪加時

——與分裂工人戰線的口實，其實分紅還是口惠而實不至。

罷工統計報告，完全抹殺工人痛苦，祇指示資本階級及政府以怎樣壓迫罷工工人的許多非人道的的方法。

先講工會法規：

被壓迫階級爲什麼要求集會結社自由？是要借此團結自己力量，擁護自己的利益，反對壓迫階級的壓迫。

壓迫階級爲什麼不許集會結社自由？是怕被壓迫者來同自己搗亂。國民黨當然不這樣笨，許工人竟有起自己的工會來。他的計劃：（一）不許革命工人加入工會。

工會法規第四條：「工會發起人應依工會組織條例備具工會章程及職員履歷會員名冊各二份，經當地黨部認可後，呈報地方行政官署」。而工會組織條例第二條：「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爲工會會員，一，有虐待工友欺騙工友查有確據者；二，有反動言論行爲查有確據者。」



國民黨所謂「反動」，是指反帝國主義，反奉紳軍閥，反工賊流氓，尤其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階級鬥爭；國民黨部就是這所謂「反動」的裁判者。拿了職員履歷會員名冊一考查，某也會「反動」過——就是會革命過，不但不能組織工會，而且容易捕獲來砍頭。（二）不許工會反對資本家。工會法規第五條：「工會於不抵觸法令之範圍內，得辦理或處理左列事務：一、職業介紹；二、救濟會員間的疾病死亡及失業；三、會員技術之補習及「道德」知識之增進；四、會員間娛樂及衛生事件；五、關於會員與雇主間之爭議事項；六、會員間爭議事項；七、……」完全離去工人對於工會的需要，工會不是工人階級的專門機關對資本階級主張權利的團體，而是替資本階級裝幌子，執行壓迫工人階級的任務，像工整會工統會等工賊工會出賣工人利益，就是如此；（三）工人應絕對遵守法令。該法規中「不得違反法令」的字樣凡三數見，不僅規定「地方官得隨時依法令去制止或變更之」，（第十六十七條）而且沒有法令時，「地方官認為工會之行為紊亂安

### 國民黨進攻工人階級之新花樣

甯秩序時，得制止之；不服制止者得由該官署暫行封閉該工會或解散之。」（第十八條）就是說工會能努力反革命，執行資產階級的意志，才許存在；否則就是「反動」，馬上可用非常手段解散或逮捕。白崇禧封閉京津工會，就是這辦法。至於所謂法令，國民黨除繼承袁世凱的治安警察法，懲治盜匪條例外，其餘就是黨國要人，吐詞為經，如「不得黨部許可，不准罷工」；「檢查日貨，示威遊行，以反革命論罪」之類。無異說要反對資本家，須得資本家許可；要反對帝國主義，須得帝國主義的走狗許可。（四）工會須賠償資本家損失，但工人損失不得向資本家要求賠償。工人法規第十四條，「工會對於其職員或其他代理人行使職務時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任；工會對於會員之同盟罷工行為或其他共同行動，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果工會是主張工人權利的團體，那末，他行使職務所加於他人的損害，當然是資本家。要工人賠償資本家，是國民黨的獨特之見。記得民國十四年湖南鉛印工人罷工，幾位報館主筆曾向工會提出賠償



罷工期內報館的損失，此外各國資本家就是最野蠻的中國廠主，也無此先例。因為工人除開身與手，沒什麼東西可供賠償。恭逢黨治，特定條文，那末，遇到此項情形，工會做豬仔經紀，把所有工人做賠償品，一古腦賣把資本家，變雇傭為主奴好了。至於工人不得已而罷工，像現在工人之要求罷工期內，工資照給，以及其他損失由資方負擔；在國民黨黨國看來，實是大逆不道，應該明令禁止。

夠了！工會法規——壓榨工人的法規。國民黨壓榨工人，本不要什麼法規的；不過有個法規，自然冠冕一點。

以下講工廠法：

工廠法是甚麼？據潘序倫說：「工廠法是為維護工廠工人之秩序安甯而作。」那末，該法內束縛工人的條件，當有可觀，等到牠宣布後再說。現在是因該草案內有這麼一條：「工廠每屆結算，除開支及折舊外，如有盈餘，先提十分之一為公積金；按照投資實繳數目支付官息

，年率八厘；其餘即為可分之紅利；以十分之四歸勞方，十分之四歸資方，十分之二歸經理部人員」叫做四四二制。原案是工商部提出的。幾個審查委員——資產階級的走狗，各在報上發議論，都自己聲明與勞資兩方無關。潘序倫說：「勞資對分贏餘，資方獲利有限，違反投資者心理。將使國內資本流入其他商業公司或者國外，工業必致衰頹。又現行工資，不是依分配贏餘的標準，工人能分贏餘，工資應當減低。資方除官利外，其餘與勞方對分，那末，勞方除衣食住必要費用外，有餘亦應與資方對分。方昭平允。」童世亨說：「勞資合作，在乎平日之推誠相待，鼓勵得宜，不在乎多分紅利。今使各廠分配紅利，無伸縮餘地，違反向來習慣，引起投資者絕大恐慌。各工廠舊章資方得紅利多在十分之六以上，餘為發起人或優先股之特別利益，董事經理等之報酬，工人有分得者，亦有不分得者。今一概抹殺，實為矯枉過正。」朱懋澄說：「為實現勞資合作，保進工作效率，應贊成四四二制的分紅，使勞工夥友以店廠之贏利為本身之贏利



，店廠之虧損爲本身之虧損。」王雲五說：「使勞方對工廠生密切之關係，分紅制爲最適當之法。四四二制分配紅利，爲公平之原則，因此所含鼓勵勞動力（借此加長工時加重工作）之可能性亦甚大。」同時上海七大工會兩次發表宣言，一是駁斥潘序倫的謬論，一是否認沒有工人代表的工商法規討論委員會所訂的一切法規。對於四四二制，說祇是保障了資方利益，勞方利益無形中被剝奪了。比方某工廠資本百萬，用工人千名，某方年獲利二十萬，照他們的標準分配，股東可得十四萬（因爲公積金實際是資方的）經理部若干人得二萬，工人千名只得四萬。倘使和另一種情形相同而有二千工人的工廠比較，資方和經理部所得利益相同，而工人的利益要差一倍了。如果這工廠贏餘只有九萬，那全是資方利益，工人一點也得不到。他們主張資方官利及提取公積分配贏餘，應有限制；並反對把經理部人員劃在工人之外，給以特殊利益。

我們要切實認清的：國民黨工商部提出四四二分紅制

國民黨進攻工人階級之新花樣

的草案，並不是對工人懷好意，是想加緊壓榨工人，分裂工人的戰綫，消滅工人的革命。一、工人拿勞力賣把資本家，爲的是維持生命，那裏配得上同資本家講利益平分？現在拿「合作」「平分」的話頭來欺騙工人，其實，照前例二千工人的工廠分得紅利四萬元，每人得二十元，資本家一人獨得十四萬元，二十元同十四萬元比，猶說是利益平分，不是古今未有的笑話嗎？何況這二十元尙不可必得。二、藉口分紅制來減工資，加工時，加重工人工作，裁減一些工人，節省工廠材料，加緊對於工人的壓榨。比如「工人能分贏餘，工資應當減低」；「使勞方夥友以店廠之贏虧爲本身之贏虧，促進工作能率」；「鼓勵勞動力之可能性亦甚大」……等。已經說得很明白。就是資本家藉了分紅制向工人說：工資不能加，工時要延長，努力多作點工，裁掉些無用的工人，切實替工廠節省材料……到年終你們工人可多分一些紅利。其實工人拚命工作的結果，平均每日自己得不到一二分錢的紅利，資本家的贏餘已經得到多少萬了。這叫做幾分錢的「釣



魚鈞」，這是壓榨工人最毒辣最巧妙的方法。如前例二千工人的工廠，工資每月十元，照生活程度應該增至十五元，因為分紅，仍為十元。那末，廠方一年要少給工資十二萬元，這十二萬元變為紅利，照標準分配，（除去十分之一的公積）工人得四萬三千二百元，不是很明顯的被資方掠去七萬六千八百元的工資嗎？「加時」亦是一樣，因分紅欺騙而延長工作時間，即是這時間十分之六的工作成績，做了資方剩餘價值。何況有時全部紅利因以多報少或意外事件，上了資本家腰包，工人不是一無所得嗎？至於加重工作，裁減工人，節省材料……都是為資本家減少工廠開支，降低生產品的成本，都是只有資本家的利益，於工人毫無裨益。三、藉分紅制來分裂工人戰線，「消滅」工人的革命性；因為分紅制實行，使一些上當愚蠢的高級工人去希望那不可必得的紅利，來互相督促工作反對怠工罷工等爭鬥，排斥其他部份的工人，發展工人內部的糾紛使不能團結一致。而且工人得到紅利在分配中亦必發生許多爭執，如按工資高低分配，則紅利之大部

要被少數工廠職員工頭及高級工人所得，引起大多數低級工人反對，各按人數平均分配，則引起高級工人反對，又有許多散工因工作不固定，根本分不到紅利，還有些工廠如蛋廠打包廠火柴廠牛皮廠等工人十分之九是不固定的散工，而且只有一季或兩季的工作，有紅亦無從分配，又工人因故中途告假開除或被裁亦無從分紅，諸如此類將要引起工人內部最大的糾紛，轉換工人的目標，使工人互相衝突反對，不能團結一致去對付資本家，使工人的革命性漸漸減少。

因此，工人階級應該反對分紅制，應該反對資本家這種破壞工人，壓榨工人的毒辣政策，提出加工資減工時年終加薪各種要求去增進自己的利益。

國民黨偷取歐戰後歐洲資產階級學者的分紅謬論，想緩和工潮；的確歐洲資本家曾一度以加緊殖民地壓榨之取得，對國內無產階級稍示恩惠。現在紙燈籠戳穿了，西方工人都知道勞資利益是絕對衝突，分紅的改良政策，比明白的剝削還利害。革命運動，日益激烈。在中國，



資本家既能爲帝國主義做擴客，不能對外爭回利權，除開盡量壓榨工人，沒有辦法。規定分紅，也必定是口惠而實不至。祇看這次分紅制是國民黨官廳提出，不是出於資本家，就可知道。同時反對分紅率的潘序倫董世亨等，才是中國式的資本家野蠻貪狠的代表。

分紅是資本家進攻工人的新式政策。（何況中國資本家連這個都不肯執行？）工人窮到澈骨，祇知道爲着生命，要減少時間；爲着生活，要增多工錢。資方贏虧，干他甚事？工人不能管理工廠，贏虧何從知道？硬壓還不夠，還要採用欺騙工人的甚麼分紅政策來。

上海依附國民黨的改良主義七大工會的宣言，只願意指出四四二制，工人所得無幾，廠方不能實際分紅。但是不願意指出即令分紅率增高，且能實行，正是資本家得意文章，尤其要加重工人的剝削，是破壞工人階級戰線的毒辣政策。工人同資本家利益是衝突的，什麼勞資合作，利益均分的話頭，真佩得上李林甫的「口有蜜而腹有劍」。工人們祇知道主張本身生存權利，只知道要加資減

時，以至於年終發雙薪等。分紅鬼話，有覺悟的革命的工人，決不至爲其所騙。

復須講社會局的罷工統計報告：

上海特別市社會局發表本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罷工統計，計四十八起，罷工人數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工廠廠號受罷工影響的一千零四十九家。罷工原因：要求加薪九起，解雇糾紛七起，資方不履行前訂條件四起，要求改良待遇三起，勞方條件資方不承認三起，未發欠薪二起，減少工資二起，工人被捕二起，工人與監察委員衝突一起，加薪不公一起，資方宣告停廠一起，要求減少工作時間一起，上午罷工一起，要求承認工會一起，要求補發罷工期內工資一起，資方取消原有升工一起，（以上屬勞資間的）；勞方要求開除工賊一起，工人不滿工盟會會員一起，工整會勒索特捐一起（以上屬勞勞間的）；反對捐照一起，姜阿與命案一起，不服法院姜案判決一起，車夫反對淤寶長途汽車一起，要求減捐免除罰金一起，公用局核減車輛一起（以上非勞工間與勞資間的）。



在國民黨努力屠殺工人，又在中外聯防的上海高壓下面，居然發生許多罷工，原因十分之九以上是屬於經濟的，可見上海工人生活低劣，求生不得，無論如何高壓，還是要發生罷工。請看社會局怎樣說：促成罷工的主因，

是：甲，罷工期間，工資照給，幾成慣例；乙，罷工一次，工資有增無減；丙，案件解決，工會每蒙損失費用；丁，共產黨挑撥利用；戊，調解機關不統一，工人得去彼趨此。照社會局的意思，要消弭罷工；第一，明令罷工期內不得給予工資，違者以反革命論。（案工會法規已採此義）一罷工工人就沒有飯吃，自然有所不敢。第二，罷

工一次，減薪一次，愈罷得次數多，工薪就減得等於沒有，至少不得因罷工而有加薪情事，違者加等論罪。（注意：廣西指委會議決田主有照二五減租者處徒刑六月，這辦法當然適用於工廠。）工人怕減薪，決不會有罷工的事。第三，斷絕工會財源，工會法規中既規定工會財款由地方官嚴格監視，又不准向資方要求損失，工會無錢自然不能作罷工活動。第四，凡工人中活動分子，都是共產

黨員，一齊拿去砍頭，免其「乘機搗亂」。第五，調解機關只准一個，就是警備司令部：不馬上復工，即予監禁或殺戮。這還有甚麼話說？老虎夾豬羅，又蠢又惡，國民黨的猙獰真面目，原是如此。

社會局又認資方不履行條件為正當：「資方本忍痛於前，不妨廢約於後。」惟工人得而復失，心不能甘，這祇怪資方打頭不應輕諾，應負「態度不誠懇」之責。又說「工人徒作加薪之高呼，不圖自身效率之增進。要求加薪，漫無標準，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總之是工人該死；資家神聖，沒有錯的。

從上面幾件事看來，國民黨仇視工人，大有滅此朝食之概。不但是代表資產階級，加緊榨取工人血汗，而且是代表豪紳軍閥帝國主義，根本上要消滅中國的工人革命。很明顯的中國工人運動前途，不能在改良主義過程上稍為停頓，一定要積極的由日常經濟鬥爭擴大到政治鬥爭，一直領導全國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羣衆推翻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工人階級才能得到解放。

九月二十一日



## 魍魎精怪錄 (續)

綺園

### (二)三位一體

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說：「政治分會之制度，爲余絕對贊同。余深信欲導中國於建設，統一，和平，捨此殆無別途。……自今以往惟有依據總理遺訓，實行均權制度，本親愛精誠(？)的精神，分治合作……而政治分會之制度，適足以順應此種要求。……此種制度，余認爲絕對優良。」

帝國主義者(香港總督金文泰)說：「……分區各治，恐怕是救中國的惟一法子。分區各治的結局，在李濟與將軍控制下的廣東可以看得出來，李氏牢牢的坐鎮在廣州，竭力取締罷工和「杯葛」運動，結果是已經恢復了廣東和香港自從一九二四年杯葛運動以後數年來未有的大興盛了。」

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代表李濟)說：「……建國大綱第十七條，明明規定採均權制度，必須絕對集權於中

央，固爲總理所未許，即在勢亦有不可能。……在反對者……指政治分會爲形成割據，試問將謂有此機關，即足以割據耶？則在中央機關者又誰敢保其不設籌安會，作楊度輩之第二，以亂天下。……」

### (三)久違了

最近國民黨開什麼五中全會，有一件什麼「重新確立黨的基礎」提案，反對什麼「個人系統，封建集團，地方關係，部分利益。」然而提案的人却很面善，呵，記起來了：一個是著名河南老更李福林，是廣東最反動的地主民團的統率者；一個是陳炯明的部下金章師爺的廝養，從前在珠江評論上提倡「聯省統一，不外空談；割而不據，才是可痛」，因此而開除共產黨籍的陳公博；一個是說中國沒有封建勢力的顧孟餘。

### (四)革命

吳老狗曰：「革命並不是什麼，就是你不好，打倒你



，我從「九個字」。所以中國以前一切打倒都是革命，將來打倒一切（如李宗仁打倒蔣介石，吳稚暉打倒汪精衛之類）也都是革命。

### （五）什麼叫做三民主義？

什麼叫做三民主義？請看吳老狗的解說：

「曰民有 中國的事情，必要中國人來做，就有民族主義；

曰民治 用怎麼樣方法做呢？就有民權主義；

曰民享 做的是什麼？就有民生主義。」

九江的老百姓却說：三民主義就是「喪」民主義。

### （六）忙得很

一、「北京各種標語經衛戍總司令部審核准貼。」

二、「北京政治分會接蔣總司令電：幽燕甫定，殘敵待清，外交懸案既多，地方秩序未復，各種標語口號，仍應停止張貼。」

三、「南京公安局長孫伯文昨夜奉蔣中正嚴令限即夜派警，將城內外所懸掛或張貼各種新舊標語，一律撕毀淨

盡。孫即遵辦。」

四、究竟是什麼標語，值得這樣忙？蔣介石說道：「一個是打倒西山會議派；一個是打倒無政府主義派；一個是打倒吳稚暉；一個是廢除政治分會。」

### （七）這個自然

昨交民巷某館宴會，座中某老（國民）黨人云：打倒劣紳土豪，及打倒帝國主義，均是準共標語，余已建議黨部打消。某老館員云：這並不是新的。曩年在各省縣台衙門前，即有剪除貪官污吏，嚴拿劣紳土豪之木牌云。總之，真要打倒，不必吶喊，因貪污劣士亦會穿中山裝，貼標語的。（見十六日申報）

何家駒由奉電平，謂熱河並未換青白旗。惟湯（玉麟）代表某云：彼頻行時，湯謂：「我已掛青白旗，我現在國民黨了。如有人反對我，我就可以說他共產黨而懲辦之」云。（見二十日申報）

### （八）理論的根據

據說從前做孫洪伊的走狗，後來又賄選曹錕做大總統



的廣西國會議員王乃昌（現號季文），現在已經又是一個國民黨的大理論家了。他著了一本中國國民黨革命之理論研究，哈哈，很有趣的。舉一個例，他說：「共產黨人提倡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我們應有區別而接受的，因為打倒帝國主義口號裏面，却是一個面目很猙獰的共產主義。這個面目很猙獰的共產主義，是與我們信仰的三民主義根本上不兩立的。我們如果貿然接受這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那個面目猙獰的共產主義，便要應聲而至。」

那時鵝巢鳩占，已是悔之無及了……我們中國產業尙未發達，階級並未分化，倒是替世界各國防禦共產主義的一座萬里長城！」

這本書說來倒很爽直，並不難懂。然而一切理論都有根據的。你要找他的根據嗎？有！他雖然沒有什麼革命的立場，也不需要什麼黨的立場，他却有他的總指揮的立場。白崇禧說：「我們武裝同志須根本剷除共黨，吾人所患不在帝國主義與軍閥」一句話就是他的根據。

### （九）此之謂黨治

總編精怪錄

李濟曰：「以黨治國，並不是隨便各個黨員都可以干涉政治，而是黨員要有訓練，要負責任，各就各的地位，如工農商學兵各精各的職業，那自然成了黨治，國家自然興盛起來，這才是以黨治國。」

李濟曰：「辦黨要有好人，從前太隨便，鬧成清黨分家之變。至民衆運動，哄動工潮，學生不念書，天天貼標語；農工不作工，打旗子叫口號：此皆迷信共產云云」。

國民黨老同志王恆，看見主人的面色，於是急了曰：「中國國民黨之第一步工作，即以全國中之士的一階級中之各份子而化分之，擇其有志救國者組入國民黨，使全國政界優秀分子之有志救國者，同時參加革命。依此化分之自然結果：其頑鈍守舊者，舉歸附於軍閥活動之下；其燥急而妄動者，乃為附於共產黨之下」，於是乎「國民黨之救國策略乃結合善良而有志之士的階級，使善良之農工商階級服從之，以成為黨治之秩序，再進而由治者階級施以民治教育，而使中國進於普遍的民治而與世界謀大同」



云云。

### (十)抱招牌過活的陳公博

陳公博說：「我們也知道（國民）黨已早沒有，不過這兩個政策（繼續清黨和繼續分據）實行後，連國民黨的招牌也拉倒」。原來他抱住招牌當法寶的，如果連招牌也拉倒了，豈不糟糕！

### (十一)裁兵？

于右任說：「外間謠傳，現各處裁兵聲浪雖高，但不過徒唱高調，發表些我部將裁若干，裁了若干之電報文告而已。實則不但未裁一兵，且有加增兵額者云云。此等謠傳，實不可信……彼有違背黨紀者，黨固然有相當裁制，即使中央能於一時間被其欺騙朦蔽過去，而民衆方面決不能讓其欺騙朦蔽也」。

### (十二)陳調元之言

陳調元語人：……革命時代民衆確須以痛苦爲代價，但革命告成，吾輩許人民利益，應即付與。余桑梓爲河北安新縣，地濱湖，民賴織蓆捕魚爲生。平時全年納

稅不過三萬元，現聞每月須繳納約四十萬，豈亦革命之代價耶？余桑梓如此，別處可知。吾國人民尙在水深火熱中，切望當局者所給支票，應該兌現。」話是說得好聽，然而陳調元的封殖民地安徽，究竟付與人民革命的代價是些什麼？因爲不甚得意，便悻悻然舉發別人地盤下的善政，却忘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難道你的汽車上有二萬多元和許多珍寶，而沒有一面照身的鏡子麼？

### (十三)男女原來平權

密雲某軍向各村徵發，男全逃避，婦女出來哀告，軍警亦將婦女押留。耆紳請釋放，謂歷來軍閥亦未有拘押婦女者。徵發者竟答曰：「現在男女平權，亦應負責供給糧草。」

### (十四)軍閥混戰的報酬

外人調查：近四年直魯壯丁減少一百八十餘萬，財產因軍匪損失估計二萬萬強，牛馬騾驢損失二十餘萬頭，現查將餓死之人在五十萬以上。

### (十五)朱卓文自然也是忠實同志



最近看到數月前國民黨忠實黨員胡文燦李祿超黃惠龍馬湘之流百餘人，請求取銷朱卓文通緝一文，覺得理由充足得十二分。你看從前所謂一批人犯如胡毅生趙士觀林直勉等等不是早已彈冠相慶了麼？而胡漢民孫科伍朝樞一班忠實之尤的黨員，又不獨毫無嫌疑，而且方大播大吹的從國外宣勞回來，準備登台了。這樣，豈不冤枉煞了朱卓文？我想，如果他們簽名的只有一百零七人，廖仲愷在地下也一定加入，湊夠百零八個的。至於那篇大文，在國民黨文獻裏面，最低限度也要佔一頁地位的，幸而字數不多，倒不妨撕下來，黏在後面，算作精怪錄的材料。

「呈爲同志被陷，義當伸雪，聯懇准予取銷通緝，以伸正義事。竊前廣東兵工廠長朱同志卓文，追隨先總理三十餘年，盡瘁黨國，功績昭然，其爲吾黨最忠實之黨員，久爲一般同志所公認。前年廖案事發，被共產黨傾陷，無辜以被嫌通緝，當其時共產黨政權澎漲，排斥真正純潔黨員，致令出亡海外者不知凡幾。朱同志

爲共黨所側目，故亦借廖案而行擴斥之野心，事實俱在，當爲明眼人所共知者。今朱同志遠引海外三年有餘，無辜被共黨構陷，凡我真正黨員，甯勿髮指。文燦沃波等誼屬同志，知之最深，值斯清黨之後，天日重光，凡被共黨構害，均蒙伸雪，用敢不忍緘默，披瀝直陳，伏乞鈞會大伸正義，准予取銷通緝令，俾朱同志歸國，繼續努力革命工作，以報黨國，同志幸甚，吾黨幸甚。」

### （十六）謎樣的所謂左派領袖

有一個叫做漢波的，做了一篇文章，說到他們的領袖的罪惡，然而沒有說是誰。後來燈塔上又有一位叫做吳松的來猜他的啞謎。但是却猜錯了。

漢波：「……某某不是搜括公幣，逍遙海外，正在面團團作海外高公麼？」

吳松：「這個恐怕就是汪精衛先生。」

漢波：「不是的。有些人猜這個「某某」，說就是甘某先生這就真不忍決然作答了。」



漢波：「有些不是德祥申江，北里浪遊，舞場豪跳，樂其所樂麼？」

吳松：「這不是說陳公博麼？」

漢波：「你猜錯了。」

漢波：「……你（尙倫）在獄中給我求援的信，我會交給某領袖，並囑他設法為你保釋，某領袖的答復是「等到將近離法赴德時才辦罷。」但是後來某領袖畢竟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不見他再提過了。貴人事元，必定健忘，這是無怪其然的。」

吳松：「你所說的某領袖，很像是顧孟餘。」

漢波：「吳松先生，你又猜錯了。有人說很像是甘乃光先生，倒還不錯。」

漢波：「其中俏皮的一個，還自己嘆着「食肥燒肉太多，未免膩滯」呢。」

這個吳松沒有猜，原來又是甘乃光。

### （十七）民衆與國民黨旗

據某得住的山東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說：「濟甯街市懸掛國

旗黨旗者，僅有三面，竟係紙糊，且日光多至八十餘角。詢之縣長：日角應有若干？竟不知所對。公安局長則答謂有十二角，係表示爲十二個月。……」

### （十八）國粹十足的國民政府委員

從前北洋軍閥，目下國民黨忠實同志，國民政府委員李景林，是會耍武當劍的。據他說，如果中國人人能夠學會太極拳，帝國主義並不要緊，不過像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般容易打倒。至於學會武當劍更了不得，因爲劍的本身就已經了不得的緣故。他說：「……劍之全部，不啻爲一部易經之代表。如劍莖形太極，劍鐔形兩儀，劍之兩鋒及凸線形四象，綜合上數則爲七星，加一劍尖，卽成八卦。凡執劍時之手勢及舞劍時之動作步位，皆無一不與八八六十四卦相合」云。

### （十九）說得都對

李石曾：「第三次代表大會日期，須根據組織部登記手續而定固是，但此次登記，幾仍被陰謀篡竊者操縱，將來召集大會時，恐甚危險。」

何香凝：「青年黨員因本黨原定打倒貪污土劣及腐化分子，現本黨反被腐化分子所包攬，故多不願登記。」